皇朝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五

太祖皇帝

親征河東太宗朝附

建隆元年先是北漢誘代北諸部侵掠河西之地　詔諸鎮會兵以禦之三月定難節度使守太尉兼中書令李彝興言遣都將李彝進援麟州北漢引衆去北漢主知昭義節度使李筠有異志潛以蠟書誘筠筠執監軍亳州防禦使周光遜等送於北漢納款求援　五月辛酉以洛州團練使博野郭進為本路防禦使兼西山巡檢使備北漢也北漢主遣內園使李弼以詔書金帛善馬賜李筠二遣劉繼冲詣晉陽請北漢舉兵南下已為前導北漢主即日大

閱傾國自將以出至太平驛筠身率官屬耆老迎謁筠還
遣宣徽使萊人盧贊監其軍　丁巳上親征李筠　六月
辛巳克澤州李筠赴火死獲沼州宰相衛融北漢主聞筠
敗自太平驛遁還晉陽　七月戊申上至京師因使衛融
致書北漢主求周光遠等約亦歸融太原北漢主不報辛
亥以融為太府卿　武勝節度使張永德來朝　上將有
事于北漢因密訪策略永德曰太原兵少而悍加以契丹為
援未可舍卒取也臣以為每歲多設游兵擾其田事仍發間
使諜虜先絕其援然後可圖上曰善　九月壬寅李繼勳言
帥師入北漢境燒平遙縣虜掠甚衆　十月晉州兵馬鈐轄
鄭州防禦使荊罕儒戰沒　二年十一月晉州言敗北漢兵
于汾西獲馬牛驢數千計　十二月乙未昭義節度使李
繼勳奏敗北漢軍千餘人斬首百餘級　三年正月北漢軍
寇潞晉二州守將擊走之　四月邢州言北漢民四百七十人
來降　戊申北漢寇麟州防禦使楊重勳擊之　七月北漢
捉生指揮使路貴等十一人來降並補內殿直　乾德元年乙
月丁巳安國節度使王全斌言與西山都巡檢使沼州防禦
使郭進等率兵入北漢界獲生口數千人來獻詔釋之　八
月丁亥王全斌言復與郭進曹彬等攻北漢樂平縣降其拱衛
指揮王超等及所部兵一千八百人北漢侍衛都指揮使蔚進
等悉蕃漢兵來救三戰皆敗之遂下樂平即建為樂平軍辛卯
以樂平降兵為效順軍丙申北漢靜陽等十八寨首領相帥來降

九月北漢主誘契丹兵攻平晉軍命沿州防禦使郭進濮州防禦使張彥進客省使曹彬趙州刺史陳萬通領步騎萬餘往救之未至一舍北漢引兵去　十一月乙亥上將有事于南郊命泊還諸將分道略北漢境　十二月遣內客省使曹彬通事舍人王繼鈞分詣晉潞州與節度使趙彥徽李繼勳會兵入北漢境攻其遽邑及遠石州　初北漢主嗣位所以事契丹者多略不如世祖時每事必稟之(劉旻廟號世祖)於是契丹遣使持書來責北漢主得書恐懼遣使重幣往謝契丹執其使不報北漢主再遣使修貢契丹又執其使不報北漢地薄產少又歲輸契丹故國用日削乃拜五臺僧繼容為鴻臚卿繼容故燕王劉守光之子為人多智善商財利世祖頗倚賴之繼容能講華嚴經四方供施多蓄積以佐國用

五臺當契丹界上繼容嘗得其馬以獻號添都馬歲率數百匹又於柏谷置銀冶募民鑿山取鑛烹銀北漢主取其銀以輸契丹歲千金因即其冶建寶興軍　乾德二年正月昭義節度使李繼勳兵馬鈐轄康延澤等即步騎萬餘攻遼州北漢馬軍都指揮使郝貴超領兵來援戰于城下貴超大敗刺史杜延韜危懼與拱衛都指揮使龔進兵馬都監供奉官侯美籍部下兵三千人舉城來降北漢尋誘契丹步騎六萬入寇繼勳復與彰德節度使羅彥瓌(環)西山巡檢使郭進內客省使曹彬等領六萬衆赴之大破契丹及北漢軍於遼州城下　二月乙未北

卷6—卷8首页

益毀之欝欝不得志普子承宗娶燕國長公主女承宗適知潭州受詔歸闕成婚禮未逾月多遜白遣歸任普由是憤怒會如京使柴禹錫等告秦王廷美驕恣將有陰謀窃發上詔問普普對曰臣願脩樞軸以察奸變退復密奏臣開國舊臣為權倖所沮因言昭憲顧命及先朝自愬之事上於宮中訪得普前所上章並發金櫃遂大感悟即留承宗京師召普謂曰人誰無過朕不待五十已知四十九年非矣　辛亥以普為司徒兼侍中始太祖傳立於上昭憲顧命也或曰昭憲及太祖本意蓋欲上復傳之廷美而廷美復傳之德昭故上即位亟命廷美尹開封德昭授貴州防禦使實稱皇子皆緣昭憲及太祖意也德昭既不得其死德芳相繼夭絕廷美始不自

安沒有邪謀他日上當以傳國意訪之趙普普曰　太祖已誤　陛下豈容再誤耶於是普復入相廷美遂得罪凡廷美所以得罪則普為之也

王禹偁遺事云　太祖孝於太后友愛兄弟曠古未有萬機之暇召晉王秦王上第也宣祖第三子名廷美杜后所生今本傳言王是　太祖乳母所生非也其有旨哉及皇子南陽王德昭東平王德芳皆上子也及皇姪公主等共宴太后閣中酒酣上白太后曰臣百年後傳位於秦王后大喜曰吾久有此意而不欲言之吾欲萬世之下聞一婦人生三天子不謂天生孝子成吾之志今晉王秦王起謝之既而后謂二王曰陛下自布衣事周室常以力戰圖功萬死而遇一生方致身為節度使及受天命將逾一紀無日不征無月不戰歷盡艱危不成帝業汝輩無勞安坐而成丕緒豈不知幸乎後各不得有負陛下吾不知秦王百年後將付何人秦王曰願立南陽王德昭后又喜曰是矣然則陛下有此意吾料之亦天意也他日各不得踰諭有罪同大逆天必殛之上又令皇子德昭謝皇太后太后又謂上曰可與吾呼趙普來令以今日之約作誓書與汝兄弟傳而收之仍令擇日告天地宗廟陛下可以行之否上即時如太后旨召趙普入宮令製文普辭以素不能為文遂召陶穀為文別日令普告天地宗廟而以誓書宣付晉王收之上崩與國初今上立

書付秦王收之後秦王謀不軌王幽死書後入禁中不知所
之上子南陽王尋亦坐事逼令自殺傳襲之約絕矣按禹
傳遺事既與國史不同要不可信然廷美尹開封德昭授貴
州防禦使頗與太祖傳位之迹略同恐昭憲及太祖意
或如此故司馬記聞亦云太后欲傳位二弟蓋當時多
有是說也今兩存之所云趙普請使陶穀草誓書轉以相付
則必不然今不取之秦王既幽死誓書收入禁中南陽王尋
亦坐事逼令自殺此尤誤不知德昭自殺乃太平興國四年
八月德芳死乃六年三月而廷美七年三月始罷開封尹也
大抵遺事言多鄰近不似禹傳所為或出於怨家仇人肆口
誇訕託名禹傳故不可據僞然亦不可全棄也兩存其說則
軌

祖宗盛德自著後世必知其誣矣又云廷美乃祖宗母
弟則於昭憲顧命時已辨之江休復嘉祐雜志云祖
宗涪陵各相去十數歲生與遺事略同定明當時多有是
說也

壬子秦王廷美乞班趙普下從之 七年三月或告秦王廷美與
左右謀欲以此時竊發若不果則詐稱病於府第候車駕臨省
因作亂上不忍暴其事 癸卯罷廷美開封尹授西京留守
壬子賜秦王廷美襲衣通犀帶錢千萬緡絹綵各萬疋銀萬
兩西京甲第一區又賜留守判官開封府判官王溥錢一
百萬 四月壬戌詔樞密使曹彬錢秦王廷美於瓊林苑始
赴西京以如京使柴禹錫為宣徽北院使兼樞密副使翰林副

使楊守一為東上閤門使死樞密都承旨守一即守素也與禹
錫同告秦王廷美陰謀事故賞之　乙丑左衛將軍樞密承旨
陳從信罷為左衛將軍皇城使劉知信為右衛將軍弓箭庫使
惠延真為商州長史禁軍列校皇甫繼明責為汝州馬步軍都
指揮使定人王榮責為濮州教練使皆坐交通秦王廷美及受
其燕犒也榮未行或又告榮當與廷美親吏狂言我不久當節
帥遂削籍流海島　趙普既復相盧多遜益不自安普屢諷多
遜令引退多遜貪權固位不能自決會普廉得多遜與秦王廷
美交通事遂以聞上怒　戊辰責授多遜兵部尚書下御史
獄捕繫中書守當官趙白秦府孔目官閻密小吏王繼勳樊德
明趙懷祿閻懷忠等命翰林學士承旨李昉學士扈蒙衛尉卿

崔仁冀膳部郎中知雜事滕中正雜治之多遜自言累遣趙白
以中書機事密告廷美去年廷美九月中又令趙白言於廷美
云願宮車宴駕勇事大王廷美又遣樊德明報多遜受之閻密
初給事廷美左右上即位補殿直仍隸秦王府恣橫不法言
多指斥王繼勳廷美尤親信之嘗使求訪聲妓繼勳恬勢取貨
贓汚狼籍樊德明素與趙白遊處多遜因之以結廷美廷美又
累遣趙懷祿私召同母弟軍器庫副使趙廷俊與語閻懷忠嘗
為廷美遣詣淮海王俶求犀玉帶金酒器懷忠受俶私遺白金
百兩金器絹扇寺廷美又嘗遣懷忠齎銀盌錦綵羊酒詣其妻
父御前忠佐馬軍都軍頭開封潘潾營燕軍授至是皆伏罪
丙子詔文武常參官集議朝堂太子太師王溥等七十四人奏

卷八

多遜反廷美顧望呪咀大逆不道宜行誅滅以正刑章趙白等請處斬　丁丑詔削奪多遜官爵并家屬流崖州廷美勒歸第私第趙白閻密王繼勳樊德明趙懷祿閻懷忠皆斬於都門之外籍入其家財　詔秦王廷美男女等宜正名呼貴州防禦使德恭等仍為皇姪皇姪女適韓氏去雲陽宮主之號右監門將軍韓崇業降為右千牛衛率府率分司西京仍去駙馬都尉之號並發遣往西京就廷美安泊　中書舍人李穆興盧多遜雅相親厚秦王廷美之為西京留守其朝辭笏記又穆所草也言事者劾奏之壬午責授司員外郎著作佐郎劉錫知糧料院擅以米數十斛借秦王廷美丁亥上召錫詰之錫頓首稱死罪上怒命左右批數十委頓而止　五月癸巳貶西京留守判官閻矩為涪州司户參軍前開封府權官孫嶼為融州司户參軍皆秦王廷美官屬坐輔導無狀也趙普以秦王廷美謫居西洛非便教知開封府李符上廷美不悔過怨望乞徙遠郡以防他變丙辰降廷美為涪陵縣公房州安置命崇儀副使閻彦進知房州監察御史袁廓通判州事各賜白金三百兩　八年正月壬戌上乳母陳國夫人耿氏卒涪陵縣公廷美之母也　雍熙元年涪陵縣公廷美至房州頗自咎責因憂悸成疾而卒　正月丁卯房州以聞上嗚咽流涕謂宰相曰廷美自少剛愎長益兇惡朕以同氣至親不忍置之於法俾居房陵冀其悔過中心念之未始暫忘方欲推恩復舊遽茲殞逝痛傷奈何因悲泣感動左右乃詔追封廷美為涪王賜謚曰悼為發哀成服其後

從　　謂宰相曰廷美母陳國夫人耿氏朕乳母也
後出嫁趙氏生軍器庫副使廷俊廷俊以廷美故令廷俊屬鞬左
右廷俊泄禁中於廷美日者西池窺發之謀若命有司窮究則
廷美罪不容誅朕止令居守西洛而廷美不悔過益怨望出不
遜語始命遷房陵以全宥之至於廷俊亦不加深罪但從貶黜
朕於廷美蓋無負矣言訖為之惻然李昉對曰涪陵悖逆天下
共聞西池禁中事若非陛下委曲宣示臣等何由知之　四
月癸未以涪悼王子德恭為峰州刺史德隆為濛州刺史優其
供贍令勿失所宋琪曰悖逆子孫前代罕有存者陛下睦親推
慈捨罪恤孤足以感動天地矣　雍熙二年正月以峯州刺史
德恭為左武衛大將軍判濟州封安定侯濛州刺史德隆為右
武衛大將軍判沂州封長寧侯諸弟皆隨赴治所令高品衛
紹欽送往常俸外歲給錢三百萬以充公費命起居舍人韓檢
右補闕劉蒙叟分為二州通判　上臨遣之曰德恭等始歷郡
改善裨贊之苟有闕失而不力正止罪爾等　至道三年三月
真宗即位　五月戊戌追復皇叔涪王廷美西京留守兼中
書令秦王　咸平元年閏三月詔擇汝鄧間地改葬秦悼王

皇朝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九

太宗皇帝

諸王事迹

太平興國八年三月己巳諸王及皇子府初置諮議翊善侍講等官以户部員外郎知制誥張佐郎姚坦國子博士邢昺等十人為之先是詔丞郎給諫以上官於常參官中舉年五十已上通經者備宮僚適等被舉　九月衛王德崇改名元佐第四子德嚴改名元休第四子德恭改名元傑皇姪孫德雍改名惟吉魏懿王子也太祖甚愛之視如己子故與諸叔聯名上即位猶居禁中於是出閤始改名焉　己酉元佐進封楚王元佑進封陳王元

休封韓王元儁封冀王元傑封益王並加同平章事　雍熙元年七月庚午　上謂宰相曰近有人上章言及儲貳者朕萬幾之暇頗讀前書備見歷代皇子蹤迹國家宗嗣豈不在心却緣事理之間有所未可朕於諸子常加訓勵見今僚屬悉擇良善之士以輔翊之至於輿臺皂隸之輩並是朕親自選擇不欲令奸憸巧佞人在左右讀書自有常但緣年方幼少未有成人之性且欲令在左右旦夕見好人更待三五年後各漸成長自然別有道理朕於處馭必得其宜宋琪奏曰昨日起居見諸王已下氣質沉厚舉止安詳進退折旋無非得禮況又日親善道常近正人此蓋陛下慈訓所及實皇家之福也　二年五月辛未以左拾遺觀成畢士安等四人為諸王府記室參軍上召謂曰諸子長宮庭未聞世務必資良臣賢士贊導為善使日聞忠孝之美卿等謹恪有行故茲遴選宜各勉之賜襲衣銀帶鞍馬　九月初涪王廷美既得罪楚王元佐獨申救之上不聽廷美死元佐遂感心疾幾經時不朝請

龍川別志言太宗將立元佐為嗣元佐辭欲立太祖之子由此遂廢按太祖二子德昭卒于太平興國四年八月德芳卒于六年三月而元佐以七年七月出閤時太祖之子無存者矣元佐雖封衛王蓋未嘗有建儲之議也九年正月廷美死元佐乃發狂其發狂固不緣辭位別志誤矣司馬光日記載宋敏求云廷美之貶元佐請其罪由是失愛日記蓋得其實矣

屢為殘忍不守法度左右微過必加手刃僕吏過庭往往彎弓射之上諫甚勵皆不悛是歲夏秋疾甚上深以為憂是月疾小愈上喜因降德音免罪囚流以下釋之 庚戌重陽召諸王宴射苑中而元佐以疾新起不預至暮陳王元佶等過之元佐謂曰汝等與至尊宴射而我不預焉是為君父所棄也遂發憤中夜閉牖焚宮避明煙焰未止上意必元佐所為也令攝赴中書遣御史按問置巨校於前元佐恐懼具對以實上遣入內都知王仁睿謂曰汝為親王富貴極矣何克悖如是國家典憲我不敢私父子之情於是絕矣元佐無以對陳王元佑以下暨宰相近臣號泣營救上涕泗謂曰朕每讀書見前代帝王子孫不率教者未嘗不扼腕惜恨豈知我家自有此事朕為宗社計斷不捨之遂下制廢為庶人送均州安置顧謂宰相曰比者內外安寧方思自適而元佐縱火寔撓朕懷宋琪等對曰堯舜有丹朱商均此不足以累聖德元佐苟無心疾當不至是惟陛下開釋 丁巳琪等帥百官伏閤拜表乞留元佐京師詔不許表三上乃許之元佐行至黃山名還寘於南宮使使者監護不通外事楚王府諮議趙齊王通翊善戴元以輔導無狀皆請罪上曰朕教訓猶不從豈汝等所能輔導耶並釋不問

寇準通判鄆得召見太宗謂曰知卿有深謀遠慮試與朕決一事今中外不驚動此事已與大臣議之矣準請示其事太宗曰東宮所為不法它日必為禁紂之行欲廢之則東

宮亦有兵甲恐因而招亂準曰請某月日令東宮於某處攝行禮其左右侍衛皆令從之陛下搜其宮中果有不法之事俟還而示之隔絕左右勿令入而廢之一黃門力耳太宗以為然及東宮出因搜其宮中得淫刑之器有剜眼挑筋摘舌等物還而示之東宮服罪遂廢之選立章聖為太子自是太宗眷注益厚此張唐英所著仁宗政要寇準傳所載也傳聞誤謬一至此蓋因廢元佐事耳淳化三年十月罷恭孝太子元僖初無淫刑事也唐英書世多有之誤謬不獨此不可不辨

三年七月甲午陳王元佑改名元僖韓王元休改名元侃冀王元雋改名元份十月甲辰以陳王元僖為開封尹兼侍中户部郎中張去華為開封府判官殿中侍御史陳載為推官並召見謂曰卿等朝之端士故茲選用其善佐吾子各賜錢百萬及去華就遷左諫議大夫又令樞密使王顯傳旨諭以轉成之意

四年八月水部員外郎諸王府侍講邢昺獻分門禮選二十卷上採其奏得文王世子之篇觀之甚悦因問入内西頭供奉官及此乎紹欽曰昺為諸王講說曾及此乎紹欽曰諸王常時訪昺經義昺每至發明君臣父子之道必重複陳之上益喜賜昺器幣

端拱元年二月陳王元僖進封許王韓王元侃為荆南湖節度使進封襄王冀王元份為威武建寧節度使進封越王益王元傑為劍南兩川節度使上手詔戒元僖等曰朕周顯德中年十六時江淮未賓從昭武皇帝南征屯於楊泰等

州朕少習弓馬屢與賊交鋒賊應弦而踣者甚衆太祖駐
兵六合聞其事拊髀大喜年十八徵周世宗太祖下瓦橋關瀛
莫等州亦在行陣暨太祖即位親討李筠李重進朕留守帝
京撫鎮都下上下如一其年蒙委兵權歲餘受開封尹歷十六
七年民間稼穡君子小人真僞無不更諳即位以來十三年矣
朕持儉素外絶畋遊之樂内鄙聲色之娛真宰之言故無虚飾
汝等生於富貴長自深宫民庶艱難人情善惡必恐未曉略說
其本豈盡余懷夫帝子親王先須克己勵精聽言納諫每著一
衣必憫蠶婦每餐一食則念耕夫至於聽斷之間勿先恣其喜
怒朕每親臨庶政豈敢憚於焦勞禮接羣臣無非求於啟沃汝
等勿鄙人短勿恃己長乃可永守富貴而保終吉先賢有言曰
逆我者是吾師順吾者是吾賊此不可以不察也　庚戌以皇
第六子元僖爲左衛上將軍封徐國公第七子元偓爲右衛上
將軍涇國公　御史中丞故被鞫願賜寬宥上曰此朝
訴於上曰臣天子兒以犯中丞故被鞫願賜寬宥上曰此朝
廷儀制孰敢違之朕若有過臣下尚加糾繩汝爲開封尹可不
奉法耶論罰如式　淳化二年上嘗謂近臣曰累有人言儲
貳事朕頗讀書見前代治亂豈不在心但近世澆薄若建立太
子則宫僚皆須稱臣宫僚職次與上臺等人情之間深所不安
蓋諸子冲幼未有成人之性所命僚屬悉擇良善之士至於臺
隸輩朕亦自揀選不令姦巧憸佞在其左右讀書課書咸有課程
待其長成自有裁制何言事者未諒此心耶於是右正言慶判

官宋沆等五人伏閤上疏請立許王元僖為皇太子詞意狂率
上怒甚將加竄殛以懲躁妄而沆又宰相呂蒙正之妻族蒙
正所擢蒙正首以援引親嫌竊祿偷安罷相責宋沆為宜州團
練副使　三年十一月己亥開封尹許王元僖早朝方坐殿
廬中覺體中不佳遂不入謁徑歸府車駕遽臨視疾已亟上呼
之猶能應少選薨年二十七上哭之慟　左右皆不敢仰視追
贈太子謚曰恭孝元僖性仁孝姿貌雄毅況靜寡言尹京五年
政事無失上尤所鍾愛及薨追念不已或悲泣達旦不寐作
思亡子詩以示近臣未幾人有言元僖為嬖妾張氏所惑專恣
捶僕妾有至死者而元僖不知張氏於都城西佛寺招魂葬其
父母僭差踰制又言元僖因誤食他物得病及其宮中私事
上怒命縊殺張氏捕元僖左右　親屬繫獄令皇城使王繼恩
驗問悉決杖停免掘燒張氏父母冢墓親屬皆竄遠惡　丙辰
詔罷冊禮但以一品鹵簿葬焉及　真宗即位始詔中外稱太
子之號

張唐英作寇準傳見上按準淳化三年已為樞密副使元僖
既死　太宗愛始衰元僖無恙時固未嘗建東宮不知唐英
何所據誣謗特甚今不取溪刑事蓋因楚王元佐已見雍熙
二年九月

開封府判官右諫議大夫吕端推官職方員外郎陳載坐裨贊
無狀端左遷衛尉少卿載廢中侍御史許王府諮議工部郎中
趙令圖侍講庫部員外郎閻象並坐輔導無狀免所居官仍削兩

任上始追捕許王寮吏將窮竟其事左諫議大夫魏羽乘間言於上曰漢戾太子竊弄父兵嘗時言者以其罪皆爾今許王之過未甚於此也上嘉納之由是被劾者皆獲輕典　十二月庚申以右諫議大夫魏庠知開封府　五年二月己酉以兩川盜賊徙封益王元傑為吳王領淮南鎮江節度使初考功郎中姚坦為益王府翊善坦好直諫王嘗作假山所費甚廣既成召僚屬置酒共觀之衆皆褒歎其美坦獨俛首不視王強使視之坦曰但見血山安得假山王驚問其故對曰坦在田舍時見州縣督稅上下相急剝里胥臨門捕人父子兄弟送縣鞭笞血流滿身愁若不聊生此假山皆民租賦所出非血山而何上亦為假山未成有以坦言苦於上者上曰傷民如此何用山為命亟毀之王每有過失坦未嘗不盡言規正宮中自王以下皆不喜左右乃教王稱疾不朝上日使醫視之逾久不瘳上甚憂之召王乳母入宮問王疾增損狀乳母曰王本無疾徒以翊善姚坦檢束起居曾不得自便故成疾耳上怒曰吾選端士為王僚屬者固欲輔佐王為善爾今王不能用規諫而又詐疾欲使朕逐去正人以自便何可得也且王年少未知出此必爾輩為之謀耳因命捽至後園杖之數十召坦慰諭之曰卿居王宮為群小所嫉大為不易卿但能如此無患讒言朕必不聽也

石介聖政錄謂聞坦語亦毀山者真宗也蓋誤以元傑此事為封兗王時故耳據本傳乃元傑為益王時元傑二十三歲自益封吳真宗初乃自吳改封兗其封益時才十二歲

故太宗得云王年少不知出此也本傳載此事殊不詳頗
譏坦許直蓋真宗嘗召坦戒令婉辭非太宗也本傳但
云上不云真宗疑傳示以上為太宗也今並從聖
政錄及司馬光記聞所載然記聞猶以益王為兗王今改之
九月壬申以襄王元侃為開封尹改封壽王用冤準之言也
上謂壽王曰夫政教之設在乎得人心而不擾之爾得人心莫
若示之以誠信不擾之無如鎮之以清淨推是而行雖虎兕亦
當馴狎況於人乎書云撫我則后虐我則讎信哉斯言也爾宜
誡之詔升壽州為國列于晉國之下燕國之上　十一月丙戌
以鎮安行軍司馬楊徽之為左諫議大夫與右諫議大夫畢士
安並為開封府判官兵部郎中喬維岳壽王府記室參軍水部
郎中楊礪諮議司封員外郎夏侯嶠並為推官徽之等入謝上
召升殿賜坐諭以輔導之旨　至道元年正月始命司門員
外郎開封孫嶼為皇姪皇孫教授時中書言唐文宗朝宰臣李
石奏太子有侍讀請王亦有侍讀無降殺之禮請改為奉諸王
講讀今皇姪皇孫皆列職環衛請以教授為名從之

立太子　王繼恩邪謀附

端拱元年二月己酉以屯田員外郎楊礪為庫部員外郎充襄王府記室參軍礪鄠人周廣順初遊澶州持所為文謁世宗嘗獨處僧舍夢一人衣冠甚古自礪曰汝能從我遊乎礪即隨往頃之覩宮衛嚴遂若非人間見大殿上真人服王者衣冠秉圭南向揔三千餘衆礪升殿禮謁最上者前有案置籍録人姓名礪見己名居上因請示休咎真人曰我非汝師指一人曰此来和天尊異日為汝主也礪問之天尊笑曰此去四十年汝功成余名亦顯矣礪再拜寤而志之礪初名勵以夢覩籍中作礪字遂改焉至是受命謁見藩府歸謂諸子曰吾今見襄王儀貌即来和天尊也　淳化二年上嘗謂近臣曰累有人言儲貳事

朕頗讀書見前代治亂豈不在心但近世澆薄若建立太子則
宮僚皆須稱臣職次與上基等人情之間深所不安蓋諸子冲
幼未有成人之性所命僚屬要擇良善之士至於基緑輩朕亦
自揀擇不令姦巧憸佞在其左右讀書課書咸有課程待其長
成自有裁制何言事者未諒此心耶餘見上　五年九月崇儀副
冠準之言也　至道元年八月壬辰制以開封尹壽王元侃
為皇太子改名恒大赦天下文武常參官子為父後見任官賜
勲一轉詔皇太子兼判開封府自唐天祐以來中國多故不遑
立儲貳斯禮之廢將及百年上始舉而行之中外胥悦初參
知政事寇準自青州召還入見上足創甚自發衣以示準曰
卿來何緩準曰臣非召不得至京師　上曰朕諸子孰可以付
神器者準曰陛下誠為天下擇所以副天下之望者上俛首久
及近臣不可也惟陛下擇之屏左右曰元侃可乎對曰非臣所知也上遂以元侃為開
封尹改封壽王於是立為太子京師之人見太子喜躍曰真社
稷之主也上聞之召準謂曰四海心屬太子欲置我何地準
曰陛下擇所以付神器者願得社稷之主乃萬世之福也
上趨宮中語后嬪以來六宮皆前賀上復出延準飲酣而罷
以左諫議大夫楊徽之兼左庶子右諫議大夫畢士安兼右庶
子並為開封判官如故徙左庶子裴莋為光禄少卿右庶子慎

從吉為衛尉少卿少詹事宋雄為光禄少卿先是以東宮官為
散秩使祢等處之既立太子悉改授他職癸巳以尚書左丞
李至禮部侍郎李沆並兼太子賓客見太子如師傅之儀太子
見必先拜動皆諮詢至等上表懇讓詔不許至等入謝上謂曰
朕以太子仁孝賢明尤所鍾愛今立為儲貳以固國本當賴正
輔之以道卿等可盡心調護若動皆由禮則宜贊成事或未當
必須力言勿因循而順從也至於禮樂詩書之道可以裨益太
子者皆卿等素習不假朕多訓爾至等頓首謝以兵部郎中喬維
岳兼左諭德水部郎中楊礪兼右諭德司封員外郎直昭文館
夏侯嶠兼中舍並為開封府推官初置左春坊謁者命左清道
率府副率祥符王繼英兼領之然謁者本內侍之職而太子有
通事舍人掌宣傳導引之事不名謁者又十率品秩頗崇非趨
走左右者所為蓋執政之失也丁酉以翰林學士承旨宋白
為册皇太子禮儀使有司既定册禮又言唐制宮臣參賀太子
皆舞蹈開元始罷之故事百官及東宮接見祇呼皇太子上牋
啓即稱皇太子陛下百官自稱名宮官自稱臣常所行用左春
坊印宮內行令又按唐制凡東宮處分諭事之書皇太子並畫
諾令左右庶子以下署姓名宣奉行書按書畫日其與親友師傅
書不用此制今請如開元之制宮臣止稱臣不行舞蹈之禮從
緣皇太子兼判開封府其所上表狀即署皇太子位其當申中
書樞密院狀祇判官等署餘斷（按）及處分公事並畫諾詔改諾
為進餘皆從之又言百官見皇太子自兩省五品尚書御史

臺四品諸司三品以上皆答拜餘悉受拜宮臣自左右庶子以下悉用參見之儀甚皇太子宴會位在王公上奏可有司又草具皇太子受冊畢見皇后儀詔止用宮中常禮　九月丁卯上御朝元殿冊皇太子陳列如元會之儀皇太子自東宮常服乘馬赴朝元門外幄次改服遠遊冠朱明衣三師三少導從入殿受冊寶太尉率百官奉賀皇太子易服乘馬還宮百官常服詣宮參賀自樞密使內職諸王宗室師保賓客宮臣等畢集皆序班於宮門之外庶子版奏外備內臣褰簾皇太子常服出次就坐諸王宗室參賀再拜訖垂簾皇太子降坐還次中書門下文武百官樞密使內職師保賓客而下以次參賀皆降階答拜訖升坐受文武官宮臣三品以下參賀　庚午具鹵簿謁太廟五室常服乘馬出東華門升輅　十月乙亥皇太子讓宮僚稱臣許之　丙子皇太子言臣先與元份等同侯朝於崇德門西廬中今遷在門東宰相直廬內伏乞仍舊庶因辨色之會時接同氣之歡上賢奏謂宰相曰太子孝悌之性出於自然深可嘉者因降詔從所乞　二年二月戊寅以越王元份為杭州大都督兼領越州吳王元傑為揚州大都督兼領壽州已卯以徐國公元偓為洪州都督鎮南節度使涇國公元偁為鄂州都督武清節度使　庚辰以皇姪孫左羽林大軍將軍惟吉領閬州觀察使九卿第供擬車服賜予皆與諸王相埒自餘王子不得與偕惟吉魏王德昭長子也　三年二月上不豫　戊午始詔文武百官並於崇政殿起居自皇太子親王及諸軍

校分為七班皇太子諸王文武羣臣以上不豫各於佛寺
修齋祈福　三月癸巳上崩於萬歲殿參知政事溫仲舒宣
遺制真宗即位樞前初太宗不豫宣政使王繼恩忌上
英明與參知政事李昌齡知制誥胡旦謀立楚王元佐頗聞上
宰相呂端問疾禁中見上不在旁疑有變乃以笏書大
漸字令親密吏趣上入侍及太宗崩繼恩白后至中書召
端曰先帝立太子政為今日豈容更有異論后默然上即
位端平立殿下不拜請卷簾視然後降階率群臣拜呼萬
歲

王繼恩等謀廢立實錄國史絶不見其事迹蓋若有所隱諱
今據呂誨集正惠公補傳及司馬光記聞增修補傳所載比
之記聞尤詳也

甲午命給事中畢士安權知開封府　夏四月乙未朔尊　皇
后為皇太后大赦天下　丙申出大行遺留物賜宗室近臣有
差　戊戌始見群臣於崇德殿西序命越王元份為山陵使　庚
子賜百官銀帛有差　癸卯宰相呂端加右僕射皇弟越王元
份為永興鳳翔節度使進封雍王吳王元傑為武寧泰寧節度
使進封兗王並兼中書令鎮南節度使徐國公元偓進封彭城
郡王武昌節度涇國公元俨進封安定郡王並同平章事皇弟
八弟元儼為左衛上將軍封曹國公　四月辛酉兵部郎中知

制誥史館修撰胡旦責授安遠節度行軍司馬旦與王繼恩等
邪謀既露上新即位未欲窮究之而旦草行慶制詞頗恣胸
臆多所溢美上故先絀之　五月甲戌户部侍郎參知政事
李昌齡責授忠武行軍司馬宣政使桂州觀察使王繼恩責授
右監門衛將軍均州安置安遠節度行軍司馬胡旦削藉流海
州　太宗之即位也繼恩有力焉太宗以為忠自是寵遇莫
比繼恩喜結黨邀名譽乘閒或敢言事薦外朝臣故士大夫之
輕薄好進者輒與往來每以多寶僧舍為期潘閬得官亦繼恩
所薦也閬者傾險士嘗勸繼恩乘閒勸太宗立儲貳為他日
計且言南衙自謂當立立之將不德我即議所立宜立諸王之
不當立者南衙謂上也繼恩然其說頗惑太宗訖立上閤
尋坐狂妄絀太宗疾革繼恩與昌齡及旦更起邪謀呂端覺
之謀不得逞上既即位加恩百官繼恩又容託旦為褒辭
旦已先坐絀於是并逐三人者詔以繼恩潛懷凶慝與昌齡
等交通請託漏泄宮禁語言也尋詔中外臣僚會與繼恩交結
及通書疏者一切不問後二年繼恩死於貶所
實錄與國史並不明著繼恩等罪狀但具錄甲戌詔書蓋當
時有所避耳詔稱昌齡恣行請託深亂朝綱繼恩潛懷凶
慝附下罔上結黨朋奸亦可畧見其不軌心迹潘閬納說繼
恩此據倦游雜錄稍刪閔之湘山野錄及筆談載閬與盧多
遜同謀立秦王蓋誤以繼恩為多遜楚王為秦王傳聞不審
也

六月甲申以皇兄元佐為左金吾衛上將軍復封楚王聽養疾不朝上始欲幸元佐第元佐固辭以疾曰雖來不敢見也自是終身不復見

皇朝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九

皇朝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十

太宗皇帝

趙普復相

太平興國二年二月壬申河陽三城節度使趙普來見赴　太祖山陵　乙亥授太子少保留京師　六年九月太子太保趙普奉朝請累年盧多遜益毀之欝欝不得志

普遷太子太保正史實錄百官表並不記　太宗所撰神道碑云既靜妖氛爰覃爵賞普蓋從征晉陽以功遷秩也當在太平興國四年冬十月行狀則云三年郊祀後遷太子太保合從行狀

普子承宗娶燕國長公主女承宗適知潭州受詔歸闕成婚禮

未逾月多遜白遣歸任普由是憤怒會如京使柴禹錫等告秦
王廷美驕恣將有陰謀竊發上召問普對曰臣願備樞軸以
察姦變退復密奏臣開國舊臣為權倖所沮曰言昭憲顧命及
先朝自懼之事上於宮中訪得普前所上章并發金匱遂大
感悟即留承宗京師召普謂曰人誰無過朕不待五十已知四
十九年非矣　辛亥以普為司徒無侍中
實錄云即日復相則恐未然正史稱未幾復相當得其實也
丁謂談錄則云上元夜召普觀燈即命為相亦與正史不合
今不取
壬子秦王廷美乞班趙普下徑之十一月己未宰相趙普封梁
國公　七年四月趙普既復相廬多遜益不自安普屢諷多遜
交通事遂以聞上　怒　戊辰責授多遜兵部尚書下御史獄
丁丑詔削奪多遜官爵并家屬流崖州　八年十月己酉司
徒兼侍中趙普嚴為武勝節度使兼侍中十一月丁卯宴餞趙
普於長春殿上賜普詩普捧而泣曰陛下賜臣詩當刻於石與
臣朽骨同葬泉下　上動容答答之明日謂近臣趙普於國家有
大勳力朕布素時與之遊從蓋髮衰矣不欲煩以機務擇善地
俾之卧治因　詩道意普感激且泣朕亦為之墮淚宋琪對曰普
昨至中書執御詩涕泣謂臣曰此生餘年無階上答庶来世得
効犬馬之力臣既聞此言今復聞宣諭君臣始終之分可謂盡
善矣　雍熙四年二月丙申徙趙普為山南東道節度使改封

許國公　端拱元年二月庚子山南東道節度使兼侍中趙普
為太保兼侍中上諭普曰卿勿以位高自縱勿以權勢自驕
但能謹賞罰舉賢能弭愛憎何憂軍國之不治朕若有過卿勿
面從古人恥其君不及堯舜卿其念哉先是普再入相方立班
宣制二部侍郎同知京朝官考課雷德驤驟聞之手不覺墜笏
遽上疏乞歸田里又請對具呈所以上勉諭良久且曰卿第去
朕終保全卿勿以為慮德驤固　京普官考課
仍奉朝請特賜白金三十兩以慰其心　三月樞密副使趙昌
言鹽鐵副使陳象輿責罷見馬周　上待昌言厚垂欲相之會
普以舊相復入惡昌言剛戾難制因是請加誅殛上持寬宥
昌言既責普又請行後命　上不許乃止普始為節度使貽書

臺閣體式皆如申狀得者必封還之獨象輿不却普謂其慢已
故被重譴　請誅俟莫陳利用事見俟莫陳利用　或云普中書
接見羣官必語次繹尋有言人短長者既退即命吏追錄事發
引以為証由是群官悚息無敢言者中書事益壅蔽　七月戊
戌上謂趙普曰卿耆年觸熱固應不易自今長春殿對罷宜
即歸私第頤養俟稍涼乃赴中書視事普頓首謝　二年四月
辛未幸宰相趙普第視疾　淳化元年正月太保兼侍中趙普
自去秋以病免朝謁止日赴中書視事有大政則召對及冬病
病益甚乃請告車駕屢幸其第省問賜予加等普遂稱疾篤三
上表致仕上不得已戊子以普為西京留守兼中書令
普傳云普建議以趙保忠復領夏州使圖李繼遷保忠反與

繼遷同謀為邊患時論歸咎於普頗為同列所窺不得專決因稱疾遂罷相按保忠卒與繼遷相結此時未也論者何咎普太早耶又併言為同列所窺當是呂蒙正及辛仲甫王沔等也按普去後沔始專政此時抑亦未敢疑普直以病自求免耳今並削傳語更竢考之

三月趙普既除西京留守被病不任朝謁三上表懇辭上手詔答曰開國舊勳惟卿一人不同他等無煩固辭竢首途有日當就與卿別普奉詔泣涕因力疾請對賜坐移晷頗言及國家事上嘉納之　乙未車駕幸普第普將發故也　三年二月趙普三上表乞致仕　三月乙未朔以普為太師封魏國公給宰相俸料令養疾俟愈日赴闕仍遣其弟宗正少卿安易持詔賜之　四月丁丑遣使賜太師趙普羊酒手詔閒勞之　七月乙巳太師贈尚書令真定忠獻王趙普卒前一歲普生辰　上特遣其子右羽林大將軍承宗齎器幣鞍馬就賜之承宗復命未幾卒普疾遂增是歲普已罷中書令故事無生辰之賜特遣普侄壻左正言直昭文館新安張東賜禮物普聞之因追悼承宗秉未至而普疾篤先是普遣親吏甄潛詣上清太平宮致禱神為降語曰趙普開國忠臣久被病亦有冤累耳冤累蓋指涪陵悼王也潛還普力疾冠帶出庭中受神語涕泗感咽且言涪陵自作不靖故抵罪豈當处奈但願速死血面論於幽冥以直之是夕卒　己酉上聞訃悲悼謂近臣曰普事先帝與朕最為故舊能斷大事嚮與朕嘗不足衆人所知朕君臨以來每待

以殊禮普亦傾謁自効書忠國家真社稷臣也聞其喪事逝悽愴之懷不能自已因出涕左右皆感動遣右諫議大夫范果攝鴻臚卿護喪事葬日設鹵簿鼓吹如式二女皆笄普妻和氏言願使為尼上再三諭之不能奪皆賜以名號又親撰神道碑書以賜焉

按神道碑普以七月十四日卒十四日乙巳也已酉十八日上始聞訃耳

勉準參政

淳化二年三月先是上召近臣問時政得失樞密直學士勉準對曰洪範天人之際其証若影響大旱之證蓋刑有所不平頃者祖吉王淮皆侮法受賕贓數萬計吉既受誅家貲籍沒而淮以參知政事污之母弟止杖於私室仍領定遠主簿用法輕重如是亢暘之災殆不虛發也　上大悟明日見污切責之四月辛巳以樞密直學士勉準為樞密副使　九月參知政事王沔以弟淮故數為勉準所訟丁丑罷守本官　翰林學士宋白女弟適王沔沔既罷政勉準欲并白亡之復言白家用金器蓋舉子所賂其實奏詔撰錢惟濬碑得塗金器耳是日白出為保大行軍司馬　樞密使王顯居位十年方蕃戎勉邊河決近郡機務繁急朝多咨訪顯無術略不任職及勉準溫仲舒為副使皆銳鋒氣多慢顯顯護短苟有誤失終不肯改上面詰之癸卯罷為崇信節度使遣之任　甲辰以樞密副使溫仲舒勉準

同知樞密院事張遜知樞密院事知院之名自此始　四年六
月壬申宣徽北院使知樞密院事張遜責授右領軍衛將軍左
諫議大夫同知院事冤準罷守本官遜素與準不協數爭事上
前上將罷之他日準與溫仲舒同出禁中歸私第道逢狂人迎
馬首呼萬歲右羽林大將軍判官寶左金吾王寶故與遜俱
事晉邸遜嘗保護寶雅相厚善又知遜與準有隙因奏言民迎
準馬首呼萬歲既而遜等奏事　上詰之準自辯云實與仲舒
同行而遜令寶獨奏臣遜執寶奏仍準辭意甚厲因互發其私
上怒故貶遜而罷準十月壬申以左諫議大夫冤準知青州
上顧準厚既行念之常不樂語左右曰冤準在青州樂否對
曰準得善藩當以為樂也累數日輒復問左右對如初其後有
詔帝且復召用準者因對曰陛下思準不少忘聞準日置酒縱
飲未知亦念陛下否上默然　五年十月乙亥以左諫議
大夫冤準參知政事　上因謂宰相呂蒙正曰冤準臨事明
敏今再擢用想益盡心朕嘗諭之以同德者事君之大節也倘
事皆從長而行則上下斟酌無吳端為右諫議大夫請居準
下丙子命端為左諫議大夫立準上　至道元年四月癸未翰
林學士張洎為給事中參知政事初冤準知吏部選事洎掌考
功為吏部官屬準年少新進氣銳思欲老儒附己洎夙夜坐曹
視事每冤帶候準出入於省門揖而退不交一談準益重焉因
延與語洎提給善持論多為準心伏乃兄事之極口薦洎於上
上亦欲用洎又知其在江表日多讒毀良善本煌殺潘佑洎嘗

預謀心疑焉翰林待詔尹熙右等皆江表人洎嘗善待之　上
一夕召熙等侍書禁中因從容問以佑得罪之故熙右言李煜
忿佑諫說太直耳非洎謀也自是遂洗然而準又數薦洎不已
既同執政洎奉準愈謹事一決於準無所預尊修時政記甘言
善來而已　戊子詔自今參知政事宜與宰相分日知印押正衙
班其位壝先異位宜合而為一遇宰相使相視事及議軍國大
政并得升都堂先是趙普獨相太祖特置參知政事以佐之其
後普恩替始均其任既而復有釐革呂端初與寇準同列及先
任宰相慮準不平乃上言臣兄餘慶任參政日悉與宰相同願
復故事　上特從其請亦以慰準意云　二年七月丙寅參知
政事寇準罷為給事中先是郊社行慶中外官吏皆進秩準遂

率意輕重其素所喜者多得臺省清秩所惡者及不知者即敘
進馬廣州左通判右正言馮極轉虞部員外郎極嘗與準有隙故準益抑之惟節
士多惟節乃轉屯田員外郎極嘗與準有隙故準益抑之惟節
自以素居極下章奏列銜皆如舊不易準怒以中書劄子升惟
節於極上切責極仍特免勘罪極忿曰上日閱萬幾寧察此細
事蓋寇準弄權耳因上疏極言并及嶺南官吏除拜不均凡數
事又封中書劄子以進而嶺南東路轉運使康戩亦具奏具言
呂端張洎李昌齡皆準所引端心德之洎曲奏準昌齡畏懦皆
不敢與準抗故得以任宰臣慮經制皆準所為也　上大怒準
適祀太廟攝行事召端等責之端曰臣等皆陛下擢用待罪相
府至於除拜專恣實準所為也準性剛強自任臣等忝備大臣

不欲忿爭慮傷國體因再拜請罪上又曰前代中書有堂帖指揮公事乃是權臣假此名以威服天下太祖朝趙普在中書其堂帖勢力重於勅命寖去今何為却置劄子劄子與堂帖乃大同小異耳張洎對曰劄子蓋中書行遣小事亦猶京百司有符帖聞勅若廢之別無公式文字可以指揮上曰自今大事須降勅命令用劄子亦當奏裁方可施行也既而準入對前殿上語及馮拯所訴事準抗言與端等同議除拜上曰若廷辯是非又深失執政之體矣準猶力爭不已上先已厭準固嘆曰准鼠尚知人意況人乎翌日準又抱中書簿領論曲直於上前上益不悅遂罷之尋出知鄧州十一月參知政事張洎始因寇準得進奉之唯謹及議事不稱旨恐懼欲固權位時上已嫉準專恣固罷衰替洎慮一旦同紲免因奏事大言寇準退多謗言準色變不敢自辨果罷政未幾洎被病家居滿百日癸巳力疾赴朝謁方就列踧於上前左右掖起之因上表求解職優詔不允　三年正月參政張洎罷為刑部侍郎

獎用賢臣

田錫

太平興國六年九月壬寅以左拾遺直史館田錫為河北南路轉運副使因入辭直進封事言軍國要機者三朝廷大體者四即賜詔書因賜錢五十萬或謂錫曰今日之事鮮矣宜少遠

讒忌錫曰事君之誠惟恐不竭且天植其性豈一賞可奪耶至
河北復驛書言邊事　八年十二月權知相州上疏言筦榷貨
財網利太密躬親機務綸旨稍頻　永熙元年八月知睦州上
疏言日近朝令夕改捨近謀遠之事　四年為起居舍人獻乾
明節祝壽詩上覽之謂宰相曰錫有文行敢言事真可賞也
因和而賜之又上書請東封太山即命錫守本官知制誥錫好
直言上或時不能堪錫從容奏曰陛下日往月來養成聖性上
悅益重焉　端拱二年正月癸巳知制誥田錫奏疏言選將辨
邊事用間諜發兵備糧等事　八月癸亥開寶寺浮屠工畢巨麗
精巧錫嘗上疏諫其言切直者則曰衆以謂金碧熒煌臣以謂
塗膏釁血上亦不怒　十月田錫因旱降詔引咎責躬等事

疏奏上不悅宰相亦怒錫疏有變調倒置等語尋罷知制誥
以戶部郎中出知陳州　淳化五年八月兵部員外郎田錫奏
疏言制科鄉飲及建儲后正官名等事　至道三年七月丙寅
直集賢院田錫應詔言捨靈武安關輔翌日又言務廣大圖幾
微等事上他日謂宰相呂端曰羣臣奏對惟田錫康戩陳詞
不繁指事尤切　咸平元年二月先是吏部郎中直集賢院
田錫出知泰州未之任會星變上疏言去年靈州之役關西民
之死者十五萬此政化湮鬱之大者疏奏即日召對移晷將行又
貢封事復召對謂曰卿第去不半歲召卿歸矣事有當面論者
聽乘傳赴闕再遣中使所錫予甚厚錫論彗星本三月七日　三年三月
知泰州田錫奏疏言選擇武臣旌奬助穀救民之家放稅賦免

徭役等事　五年田錫權幹當通進銀臺司薦門下封駁事後三日錫奏請訪宰相樞密以決勝千里之籌錫再掌銀臺每覽天下章疏有言民飢盜起及詔勅不便者悉條奏其事上對宰相稱錫得爭臣之體　丙寅田錫言民有餓死者乞引咎罪己然後振廩給貸以救其死　五年十月侍御史知雜事田錫言令中書檢尋轉對與將以兼侍御史知雜事田錫為右諫議大夫仍遣中使諭錫曰第安心著述必無差出欲升殿聽先奏尋又命錫兼史館修撰

六年二月田錫言建儲事　三月田錫言曹單等州點集彊壯事　五年乙未六年十二月辛未右諫議大夫史館修撰田錫卒錫耿介寡合嚴恭好禮居公廷必危坐終日未嘗有懈容慕魏證李絳之為人及居諫署連上八疏皆直言時政得失嘗曰吾立朝以來封疏五十二奏皆諫臣任職之常也言苟獲從吾幸大矣豈可藏副示後謗時賣直耶悉取焚之臨終自作遺表猶勸上以慈儉守位以清淨化人居安思危理思亂上覽之惻然謂宰相李沆曰田錫直臣也天何奪之速耶嬰疾以來朕日遣太醫診療卒不能起盡心匪懈終始如一若此諫官誠不易得朝廷少有闕失方在思慮錫之章奏已至矣不顧其身惟國家是憂孰肯如此朕每覽其章必特召嘆與語以奬激之錫嘗慮奏疏不得速達遂令每季具所上事目及月日以聞而所修二書竟弗克就深可憫也　壬申優詔贈工部侍郎賜賻加等以其子將仕監主簿慶遠慶餘並為大理評事給俸終喪命有司録其事

布告天下其後錫妻亡亦詔二子不絶廩給

蘇易簡

淳化二年十月辛巳翰林學士承旨蘇易簡續翰林志二卷以獻上嘉之賜詩二章紙尾批云詩意美鄉居清華之地也易簡願以所賜詩刻石昭示無窮上復為真草行三體書書其詩命待詔吴文當刻之因徧賜羣臣以飛白書玉堂之署四大字令中書召易簡付之牓於廳額上曰此永為翰林中美事易簡曰自有翰林以来未有如今日之榮也　三年正月辛丑命翰林學士承旨蘇易簡等同知貢舉既受詔徑赴貢院以避請求後遂為常制　四年七月丙辰朔上草書宋玉大言賦賜翰林學士承旨蘇易簡易簡因擬作大言賦以獻上覽賦嘉賞手詔褒之易簡直禁中以水試欹器屬小黄門宣事密奏而不識其名及晚朝上曰卿所玩得非欹器耶易簡曰然乃江南徐邈所作即取至便坐上親較試再三嗟賞易簡進曰臣聞日中則昃月滿則虧器盈則覆物盛則衰願陛下特盈守成謹終如始固萬世基業則天下幸甚　十月翰林學士蘇易簡為給事中參知政事易簡外若坦率中有城府由知制誥為學士年未滿三十在翰林八年時受人主之遇眷絶倫等或一日至三召見李沆後入在易簡下及先參政乃以易簡為承旨賜賚與參政等上意欲遵舊制遂正台席且俟稔其名望而易簡以親老急於進用因召見頗言時政闕失沆等罷即命

易簡代之易簡母薛氏入禁中上命之坐問何以教子遂成
令器對曰幼則束以禮讓長則訓以詩書上顧左右曰今之
孟母也非此母不生此子矣　十一月參知政事蘇易簡數振
舉翰林中故事前為承旨時上待若賓友及參大政每見上
不復有欵接之意但嚴顏色責吏事而已易簡乃悔其求進之
速也　至道元年參知政事蘇易簡罷為禮部侍郎以浪多
攻其失也　二年禮部侍郎蘇易簡嗜酒初入翰林告謝自飲
已半酣其後沉湎不已上嘗因接見誡約深切易簡垂涕再
拜翌日復具表稱謝上親批荅以申奬勵又草書勸酒戒酒
二詩賜易簡令對其母讀之自是每入直不敢飲或休暇在第
賓客候之則已醉矣　十二月易簡卒上曰易簡竟以酒敗
深可惜也

呂蒙正

淳化五年正月上元觀燈上御乾元門樓賜從臣宴語呂蒙
正曰夫否極則泰物之常理晉漢兵亂生靈凋喪殆盡周祖自
鄴南歸京城士庶罹掠奪下則火光上則彗孛觀者恐慄當時
謂無復見太平之日矣朕躬覽庶政萬事粗理每念上天之貺
致此繁盛乃知理亂在人蒙正避席曰乘輿所在士庶走集故
繁盛如此臣常見都城外不數里飢寒而死者甚衆不必盡然
願陛下視近以及遠蒼生之幸也上變色不言蒙正俛然復
位同列咸多其伉直他日上欲遣人使朔方諭中書選才而

可責以事者蒙正退以名上上不許他日又問復以前所選對上亦不許他日又問益怠蒙正終不肯易其人上怒投其奏書于地曰何太執耶必為我易之蒙正徐對曰臣非執蓋陛下未諒耳因固稱其人可使餘不及臣不欲用媚道妄隨人主意以害國事同府皆惕息不敢動蒙正搢笏俛首拾其書徐懷之而下上退謂親信曰是翁氣量我不如既而卒用蒙正所選復命大稱旨上於是益重蒙正能任人而嘉其有不可奪之志蒙正初為相時金部員外郎張紳知蔡州坐贓免或言於上曰紳洛中豪家安肯受賕乃蒙正未第時匄索於紳不能如意致其罪耳上即命復紳官蒙正終不自辨未幾罷相會考課院得紳舊事實狀乃黜之於是蒙正亦復為相上謂曰張紳果是犯贓蒙正亦不謝

錢若水

至道三年六月乙巳工部侍郎同知樞密院事錢若水罷為集賢院學士判院事先是太宗為若水言士之學者古入官遭時得位紆朱拖紫躍馬食肉前呼後擁延賞宗族此足以為榮矣豈得不竭誠報國乎若水對曰高尚之士固不以名位為光寵忠正之士亦不以窮達易志操其或以爵祿榮遇之故而効忠於上中人以下者之所為也太宗然其言及劉昌言罷太宗謂趙鎔等曰見昌言否鎔對曰屢見之上曰渠泣否對曰與臣等言多至流涕太宗曰大率如此當進用時不能悉心補職

一旦斥去即汎瀾涕泗若水曰昌言實未嘗涕泗蓋鎔等迎合
上意耳昌蒙正罷太宗又謂若水曰人臣當竭節以保富貴
蒙正前日布衣朕擢為宰相今退在班列想其日穿望復位矣若
水曰蒙正雖登顯貴然其夙望亦不為恭言僕射師長百僚資
品崇重又非窘窶之地且蒙正固未嘗以退罷鬱悒當令山岩穴
不貪名勢能全進退之道以感人主將俟滿歲即移疾會春旱
太宗焦勞甚若水不敢言既而雷遠用兵越明年太宗宴
駕章不果上即位若水以母老請解機務章再上乃得請
占謝便殿命坐慰勞入對苑中從容數刻上問近臣誰可大
用者若水言中書舍人王旦有德望宜任大事上曰此固朕
心之所屬也若水好汲引後進推賢重士胷中豁如也
談苑載若水辭位事甚美但頗顛倒又誤以對呂蒙正窘窶
事為劉昌言按昌言罷樞密在蒙正罷相前三月蒙正罷相
時昌言已在襄州矣今皆解正之又田書記若水事云王曾
罷相章聖語若水若水憤而出被道士服歸嵩山此尤誤今
不取

貶斥邪佞
盧多遜

開寶六年十一月少府監致仕盧億惡其子參知政事多遜所為嘗曰趙普元勳也而小子毀之禍必及我　太平興國七年趙普復相盧多遜益不自安普屢諷多遜令引退多遜倚權固位不能自決會普屢得多遜與秦王廷美交通事遂以聞上怒戊辰責授多遜兵部尚書下御史獄詳見秦王陰謀　丙子詔文武常參官集議朝堂太子太師王溥等七十四人奏多遜及廷美顧望咒咀大逆不道宜行誅滅以正刑章丁丑詔削奪多遜官爵并家屬流崖州多遜累世墳墓在河內未敗前一夕震雷焚其林木皆盡聞者異之及赴貶所食於道旁逆旅有嫗頗能

言京邑舊事多遜因與語嫗不知其為多遜也多遜曰嫗自何來此嫗曰我本中原士大夫家有子任某官盧某作相銜之中以危法盡室竄南荒未周歲骨肉相繼淪沒惟老身流落山谷彼盧相者蠹賢怙勢恣行不法無所避忌終南當竄幸未死間或可見之耳多遜默然趣駕去

彌德超

太平興國八年正月先是上念征戍勞苦月賜緣邊士卒白金軍中謂之月頭銀鎮州駐泊都監酒坊使彌德超因乘間以急變聞於上云樞使密曹彬秉政歲久能得士衆心臣適從塞上來戍卒皆言月頭銀皆曹公所致微曹公我輩當餒死矣又巧誣以他事上頗疑之參知政事郭贄極言救解上不聽戊寅彬罷為天平節度使兼侍中己卯以德超為宣徽北院使兼樞密副使　初德超譖曹彬事成期得樞密使及為副使大失望時東上閤門使開封王顯同日為宣徽南院使並兼樞密副使官與柴禹錫同禹錫班在上故德超常怏怏一日詬王顯及禹錫曰我言國家大事有安社稷功止得綫許大名位汝輩何人反居我上更令我効汝輩所為我實恥之又大罵曰汝輩當斷頭我度上無執守都為汝輩所眩惑顯等告其事上怒命膳部郎中知雜御史滕中正即訊之德超具伏　四月壬子德超除名并親屬流瓊州右拾遺直史館開封李韶德超壻也亦坐責為殿中丞知丹徒縣德超既敗上悟曹彬無他待之逾厚臨朝累日不懌從容謂趙普等曰朕以聽斷不明幾敗大

事夙夜循省內媿于心普對曰陛下知德超才幹而任用之
察曹林無罪而貽雪之有勞者進有罪者誅物無遁情事至立
斷此所以堯陛下聖明也雖堯舜何以過此上由是釋然

王延範

雍熙二年十二月丙辰宰相宋琪罷守本官樞密使柴禹錫授
左驍衛上將軍初上令琪娶馬仁瑀寡妻高継沖之女厚加
賜予以助納采而廣南轉運使王延範者高氏之疎屬也時知
廣州郭城徐休復奏延範謀不軌且言依附大臣無敢搖動
上將遣使案鞫會琪與禹錫入對上問延範何如人琪未知
其端盛稱延範彊明忠幹禹錫素與璞相結旁奏與同上意
琪等六人通不欲暴其狀止以琪素好訛諧無大臣體禹錫不能
輸誠奉公故罷其政柄　三年三月廣南轉運使司門員外郎
王延範性豪率尚氣尤好術數先為梓州通判日有妖人稱杜
先生以左道惑衆語延範曰汝意有所如我當陰為助延範心
喜鑄黃金為杜象常頂戴焉自是所為益恣橫後為江南轉運
使有劉昂者賣卜於吉州市謂延範曰公當偏霸一方又全日
有徐鏊推九宮筭法　鏊驚起曰君侯失貴不可言當如
江南李國主前戎城主簿田辨自言善相謂延範曰君是坐天
王形仙人眼龍耳虎頭有大威德猛烈富貴之相也即日當乘
四明輦及至嶺南愈驕寡自任不守法度又按部諸州遇猛獸
伏於路從吏皆恐懼不敢進延範獨拔戟逐而刺殺之益以此
自負與廣州掌務殿直趙延貴將作監丞雷說會宿共觀天文

延貴指西方一星曰所謂火星入南斗天子下殿走者延貴宜
不知星入南斗者乃太白也說因出南斗經證之延範以與監
市舶祕書丞陸坦計議會坦代歸延範寓書左拾遺韋務昇為
隱語偵朝廷機事懷勇小將張覇給使於轉運司延範因事杖
之覇素知延範與知廣州徐休復不協詣休復告延範將謀不
軌及諸不法等事休復馳奏之上遣高品閻承翰乘傳會轉
運副使李瑜暨休復雜治者掠過若延範具伏於是與坦等俱
弃市廣州藉入延範家財務具降名配商州延貴等皆決杖賜
張覇錢十萬延範家富狀類高偉喜狎俠驕傲部內官吏常奴
僕視之復峻於刑責其下多怨惑旨者邪說以冀非望故及於戮

趙昌言

端拱元年三月樞密副使工部侍郎趙昌言與鹽鐵副使陳象輿
厚善度支副使董儼知制誥胡旦皆昌言同年生右正言梁顥嘗在
大名幕下故四人者日久會昌言第京師語曰陳三更董半夜有
傭書人翟顗者姦險詭妄素與昌言親狎旦知顗可使乃為作大言狂怪
之辭使顗出之仍為顗改名馬周以為唐為周復出也其言多排毀時政
自薦可為天子大臣及舉十數人皆公輔之器昌言內為之助人多識
其辭氣知旦所為也李昉既坐黜趙普秉政深疾之先是有翟馬周
者擊登聞鼓訟中書侍郎兼工部尚書章事李昉位居元宰扁
北兵入寇不憂邊思職但賦詩飲酒并置女樂等事是年二月庚子
昉罷為右僕射開封尹許王元僖使親吏儀賛廉得其事白上
捕馬周繫獄開封府判官張去華親窮治之馬周其伏上怒詔決

杖流海島甲戌責言為崇信節度行軍司馬象輿復州團練副使
儼海州旦坊州顥虢州司户參軍
端拱元年三月太平興國初侯莫陳利用賣藥京城多變幻之
術眩惑閭里樞密承旨陳從信得之亟聞於上即日召見試
其術頗驗即授殿直驟加恩遇累遷至鄭州團練使前後賜与
寵澤莫二遂恣横無復忌憚至于居處服玩皆僭乘輿宮殿之
制依附者頗獲薦用士君子畏其黨而不敢言於是趙普使人
廉得其專殺人及他不法事力於上前發言之乃遣近臣就案
利用具伏乙亥詔除名流商州仍藉其家俄詔還之普恚其再用有
殿中丞實諲者儀子也嘗監鄭州榷酤於是与班列言利用再獨南
向坐以接京使屬玉帶用紅黃羅袋澶州黃河清鄭州將用作詩
題試解舉人利用判試官狀言甚不遜普聞之召至中書詰
得其實復令上疏告之又京西轉運使宋沆初藉利用家獲書
數紙言皆指斥切害悉以聞普因勸上曰利用罪大責輕未
塞天下望有之何益上曰豈有萬乘之主不能庇一人乎
普曰此巨蠹犯天下死罪十數陛下不誅則亂天下法法可
惜一豎子何足惜哉上不得已命賜死商州既而悔之遽使
馳傳貸其死使者至斯安馬旋淳而踣掖於淳而出換他馬及
至磔於市矣聞者快之

陳廷山

端拱元年閏五月初右領軍衛大將軍陳廷山出護襄州屯兵
知州石熙右誣奏廷山縱部下卒劉福等放火焚民家詔誅福

等徙廷山知平戎軍自是廷山日夕憂懼心懷怨望與親吏棣
筠翟贊馬夢正等謀為帛書置蠟丸中遣部曲田勍齎入契丹
召其大將于越令入寇廷山內為之應知霸州大原石曦察知
之會契丹亦遣諜者以蠟書報廷山約入寇之日 諜者至霸州反
以其事報曦即遣戰棹都監侯廷濟捕廷山至闕下筠夢正聞
捕皆自殺廷山至上 親問 得寔詔左諫議大夫李巨源判大
理寺虞部郎中張佖雜治之獄具大理正李潤之齎按就中書
刑房堂後官李文議廷山謀叛未上道發覺當絞遣小吏就大
理寺印用之佖初不預其議因上疏言廷山具伏使棣筠等四
人作文字田勍送入契丹請發兵三五千人於某處應接駐泊
于越陣於某縣令輕騎自瀛州縱以誘崔翰既敗引兵南來廷
山將所部同入幽州據此即與謀叛有異廷山當斬上大怒
責宰相呂蒙正等并召佖巨源與宰相廷議呂蒙正固執潤之
所定為允佖曰臣祇能盡心于陛下不能苟容於宰相以曲法
也詔從佖議六月丙辰廷山伏誅磔於市三日 贊等皆腰斬緣
坐者免死籍沒其家

王淮

淳化元年三月崇儀副使王繼德殿中丞王淮宦者懷志同掌
香藥榷易院為部下所告犯贓錢二百七十六萬淮參知政事
沔之同母弟也事發自度當死遂亡命匿於青州別墅有司
名捕踰月不獲沔方得渭幸頗慙憤因上表待罪獄已具惟德等
皆坐弃市 上以沔故盡貸其死甲子黜惟德為殿前承旨淮

為定遠縣主簿懷志杖着配隸忠靖後數月淮乃自歸沔以聞
詔令沔就私第杖淮一百遣之任　二年三月上以歲旱嘗
召近臣問時政得失樞密直學士勉準對曰頃者祖吉王淮皆
侮法受賕數萬計吉既伏誅家且籍沒而淮以參知政事沔之
弟止杖于私室仍領定遠主簿用法輕重如是亢暵之咎殆不
虛也上大悟明日見沔切責之初趙普出守西京呂蒙正以
寬簡自任至沔怙恩招權政事多決於沔沔聰察敏辦善敷奏
有適時材用然性苛刻不以至誠待人羣官謁見必甘言以啗
之皆喜過望既而進退非先入厚怨矣　二年九月丁丑參知
政事王沔罷沔以弟淮故數為樞密副使勉準所訐上亦寤
沔任數好作非廉廟器故罷其政事沔奏詔見上涕泣不願離

左右不數日鬚髮盡白

趙昌言

淳化五年八月王小波李順之初作亂也朝議欲遣大臣慰撫
給事中參知政事趙昌言獨請發兵捕斬無使滋蔓賊連陷邛
蜀等州始命王繼恩等分路進討繼恩握重兵久留成都專以
宴飲為務每出入前後奏音樂又令騎兵持博局綦枰自隨威
振郡縣僕使輩用事恣橫縱所部剽掠子女金帛坐食玩寇轉
餉稍不給軍士亦無鬬志餘賊屏伏山谷間郡縣有復陷者上
屢遣使督戰意頗厭兵會昌言攝祭太廟宿齋中書因召對
滋福殿上謂之曰西川本自一國太祖平之迄今三十年矣
昌言揣知上意遂言國家士馬精強所鄉無不克顧此草竊

不足仰煩宸慮即於上前指畫攻取之策上甚喜癸卯命昌言為川峽兩路都部署看自繼恩以下並受節度昌言懇辭上不許厚賜遣行別賜手札數幅親授方畧為九月先是有峨眉山僧茂貞者以術浔幸嘗言於上曰趙昌言異折山根此反相也不宜委以蜀事于是昌言行既旬餘或又奏昌言素有重名又無嗣息今握兵入蜀恐後難制上亟幸北苑門召宰相謂曰昨遣昌言入蜀朕徐思之有所未便蓋蜀賊小醜昌言大臣不可輕動往指揮軍事亦宜令且駐鳳翔為諸軍聲援但遣內侍押班衛紹欽齎手書往指揮軍事亦可濟矣昌言已至鳳州詔追及之因留候館 至道元年正月趙昌言之出使也意氣甚盛王旦與昌言外弟光祿寺丞石中立追餞于路昌言一揖而去旦語中立曰婦翁此行得免禍幸矣敢望成功耶既而有詔止昌言不聽入蜀留鳳翔百餘日或又告昌言夜抵鳳翔官吏迎謁不及遂斬門而入上不喜癸亥以昌言為戶部侍郎知鳳翔府罷知政事始昌言在中書與薛映簡不協多忿爭上前上頗優容之昌言既罷八十日易簡亦罷

按本傳所載如此則去年謂昌言不可入蜀者決非勉進或易簡也故詳錄之傳云昌言踰年易簡亦罷誤矣其實八十日通出使才二百餘日也

趙贊

至道元年正月初趙贊自京北罷官歸才數月上復令贊勾校三司簿領贊自陳置吏十數人為耳目專伺察中書樞密院

及三司事乘閒白於上上以為忠實無他賜未察也會改創
三司官屬以贊為西京作坊副使度支都監有鄭昌嗣者亦
起三司走吏稍遷侍禁嘗奉使西川奏在官不治者數十人
上頗嘉其直會官市物吏多因緣為姦列肆累詣開封訴之
乃特置雜買務使昌嗣監領昌嗣因乞著籍便殿門許非時入
奏與贊親比互相表裏累遷至西上閤門副使鹽鐵都監二人
既得聯職由是益恣橫所為皆不法上頗知之問左右左右
畏贊等無敢言其過惡者時上清宮成車駕初臨視尚未許衆
遊觀宮中玉皇閣尤嚴邃他人不得至會上元張燈贊與昌嗣
率其黨數人攜妓樂登閣飲宴至夜分掌啓官不能禁止因以
其事聞上怒已先知其恣橫猶疑之至是愈信丁卯詔削奪
贊官爵并一家配隸房州昌嗣貫授唐州團練副使既行數日
並於所在賜死中外莫不稱快上因謂近臣曰君子小人如
芝蘭荊棘不能絕其類在人甄別耳苟盡君子則何用刑罰焉
參知政事寇準對曰帝堯之時四凶在庭則三代以前世質民
淳已有小人矣今之衣儒服居清列者亦頗朋附小人為自安
之計如昌嗣輩奔走賤吏不足言也始贊浸用勢益盛怨張齊
賢切欲報之齊賢殊不屑意及是人始稱伏為右諫議大夫同
知樞密院事劉昌言與贊素厚善前在河南嘗保任之贊被罪
昌言心不自安上因言近侍中亦有與贊交通者昌言蹶然
出位頓首稱死罪上曰卿勿憂也然頗惡其為人戊辰昌言
罷為給事中

玉壺野史載劉昌言眷衰上謂左右劉昌言奏對比自操南音朕一句理會不得遂出守蓋不知昌言所以得罪故云爾

皇朝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十一

太宗皇帝

錢議

蜀錢

太平興國七年八月偽蜀廣政中始鑄鐵錢每錢一千以易銅錢四百凡銀一兩直錢一千七百絹一疋直錢千二百而鑄工精好殆興銅相亂既平蜀沈倫等悉取銅錢上供及增鑄鐵錢易民銅錢益買金銀裝發頗失裁制物價滋長尋又禁銅錢入川界鐵錢十乃直銅錢一太平興國四年始開其禁令民輸租及榷利每鐵錢十納銅錢一時銅錢已竭民甚苦之商賈爭以銅錢入川界與民互市每銅錢一得鐵錢十又四其明年轉運

副使右贊善大夫張詡言舊市夷人銅斤給鐵錢二百望增為千錢可以大獲因復鑄銅錢民租當輸錢者許且令輸銀及絹俟銅錢多即漸令輸之詔許市夷人銅斤止給錢五百然卒難得銅而轉運副使右補闕聶諫同轉運判官秘書丞范祥皆言民樂輸銅錢請每歲遞增壹分後十歲即全取銅錢詔從其請詠祥因以月俸所得銅錢市與民厚取其直千是增及三分民蕭然益苦之或寤佛像毀器用發古冢纔得銅錢四五坐罪者甚衆知益州工部郎中辛仲甫具言其弊乃詔使臣吳承勳馳傳至成都審度利害仲甫集諸縣令佐問之或潛持兩端莫敢正言仲甫責之曰君等御前及第天子門生何不為長久計反畏聶補闕范秘丞乎乃皆言其不便先是諸州官榷酒酤官物不足於充用多賦於民益為煩擾仲甫并罷之承勳復命已卯詔劍南東西峽路諸州民輸租及榷利勿復徵銅錢罷官酤酒禁諸州不得擅增物價召聶詠范祥及東川轉運使雷同轉運卜倫皆下御史獄詠雷杖脊配役將作監祥倫免為庶人雷倫亦以月俸銅錢市與民厚取其直故也其後西川轉運使劉度建議請官以鐵錢四百易民銅錢一百既從之鹽鐵使王明曰若此重銅錢而輕鐵錢則物價彌貴矣　淳化二年十一月己巳宗正少卿趙安易言嘗使蜀見鐵錢輕而物價踊每市羅一疋為錢二萬請如劉備時改制大錢十當百臣願得專其事不三二年民得輕貨物益錢有大功利詔集三省官議吏部尚書宋琪等咸以為劉備時患錢少因而改作今安易之請乃患錢多

必若改制必不能久而安易論請不已遂召見安易極陳利害
事下中書咸以為便即遣安易馳傳詣劒南募工徒改鑄大錢
未行鹽鐵使李惟清言曰蜀工鑄錢行之已久公私獲濟官吏
千百餘計未嘗有言者安易輕忽胥臆變易法制若以一錢當
十負民賣物舊得百錢者今但得百錢此尤非便
者今但得百錢此尤非便　上以語宰相宰相復白安易語之
行用以觀其効安易復私自募匠鑄成大錢百餘銷煉數四皆
爛然光潔可愛捧持求見云此堅好可行用固擲於殿陛下示
不可破者　上以其議堅乃從之　御書錢式遣安易與供奉官
尹榮賫詔詣川峽諸州治鑄所在並為　御書錢監諸州舊貯小
錢悉輦送民間小錢亦許送監計其數給以大錢若改鑄未集
許民大小兼用既而一歲裁成三千餘貫衆口籍籍以為不便
又遣使詢蜀之官吏居民亦皆以不便為辭會安易入奏事因
留不遣即令罷治鑄

別本實録遣趙安易尹榮等詣川峽鑄錢在淳化三年六月
甲戌今從本志安易普之弟也

江南錢

太平興國二年初江南李煜舊用鐵錢於民不便二月壬辰朔
樊若水請制監于昇鄂饒等州大鑄銅錢凡山之出銅者悉禁
民採並取以給官鑄諸州官所貯銅錢數盡發以市金帛輕貨
上供及博糴穀麥銅錢既不度江益以新錢民間錢愈多鐵錢

自當不用悉鑄為農器以給江北流民之歸附者且除銅錢度江之禁詔從其請民甚便之　七年四月詔江南民私鑄鉛錫及輕小錢頗亂禁法自今公私所用每千錢須及四斤先蓄者悉送官　太平興國八年三月詔虔州市鉛錫六萬斤斤為錢二十九增六錢信州市鉛斤為錢十五增王錢饒州市炭秤為錢十增三錢從轉運使張齊賢之請也齊賢初除轉運使辭日上面命曰江左初平民間不便事一一條奏齊賢曰臣聞江南舊以鐵錢為幣今改用銅錢民間難得而官責課頗受鞭撻此最不便上曰漢時吳王即山鑄錢江南多出銅為朕密經營之初李氏歲鑄六萬貫自克復增冶匠然不過七萬貫常患銅及鉛錫之不給齊賢乃訪得江南承旨丁釗歷指飾信虔州山谷產銅鉛錫之所又求前代鑄法惟饒州永平監用唐開元錢料堅實可久由是定取其法歲鑄三十萬貫凡用銅八十五萬斤鉛二十六萬斤錫十六萬斤齊賢即詣闕面陳其事詔既下頗有言其妄者令中書召齊賢問訊齊賢詞甚確乃可之丁釗亦得復補殿前承旨掌錫場或又言新法增鉛錫多者齊賢固引唐朝舊法為言始不能奪然唐永平錢法肉好周郭精妙齊賢所鑄雖歲增數倍而稍為麄惡矣　至道二年十月己未詔以池州新鑄錢監為永豐監先是饒州有永平監兵匠多而銅錫不給知州馬亮請分其工之半別置監于池州詔從之於是歲增鑄錢數千萬緡亮合肥人也

農田

何承矩屯田之利

淳化四年三月初何承矩至滄州即建屯田之議上意頗嚮之既而河朔頻年霖雨水潦河流湍溢堧城壘民舍處處蓄為陂塘妨種藝於是承矩請因其勢大興屯田種稻以足食會臨津令黃懋亦上書請於河北諸州興作水田懋自言閩人本鄉風土惟種水田緣山導泉倍費功力今河北州軍陂塘甚多別水溉田省功易就三五年內公私必獲大利因詔承矩往河北諸州按視復奏如懋言　壬子以承矩為制置河北沿邊屯田使入內供奉官閻承翰殿直段從古同掌其事以懋為大理寺丞充判官發諸州鎮兵万八千人給其役凡雄莫霸州平戎破虜順安軍興堰六七里置斗門引淀水灌溉初年稻值霜不成懋以江東霜晚稻常九月熟河北霜早又地氣遲十月不能成實江東早稻以七月熟即取其種課令種之是年八月稻熟始承矩建水田之議沮之者頗衆文武臣亦恥於營葺佃作既而種又不熟群議益甚幾能其事及是承矩數載稻穗數車遣吏部送闕下議者乃息自是蒲葦蠃蛤之饒民賴其利

實錄于是月甲午先載承矩上言即命大作水田及壬子乃以承矩為制置使懋為判官搜　上得懋書又令承矩按視承矩復奏然後施行恐甲午日未有大作水田之命也今從本志甲午初六日壬子二十四日

陳堯叟等建水利墾田之議

至道元年正月度支判官陳堯叟梁鼎上言唐李以來農政多

廢民率弃本不務力田是以家鮮餘糧地有遺利臣等每于農畝之業精求利害之理必在修墾田之制建用水之法討論典籍脩窮本末自漢魏晉唐以来於陳許鄧潁暨蔡宿亳至于壽春用水利墾田陳迹具有望選稽古通方之士分為諸州長吏兼管農事大開公田以通水利發江淮下軍散卒及募兵以充役每千人久給牛一頭治田五萬畝雖右制一夫百畝今且墾基半俟久而古制可復也畝約收三斛歲可得十五萬斛凡七州之間置二十屯歲可得三百萬斛因而益之不知其極矣行之二三年必可致倉廩充實省江淮漕運其民田之未闢者官為種植公田之未墾者募民墾之歲登所取其數如民間主客之例此又敦本勸農之要道也傅子曰陸田命懸於天人力雖修苟水旱之不時則一年之功弃矣水田之制由人力人力苟修則地利可盡也且蟲災之害又少於陸水田既修其利兼倍與陸田不侔矣上覽奏嘉之即遣大理寺丞皇甫選光祿寺丞何亮乘傳往諸州按視經度其事選盧江人亮南充人也　二年四月丁酉皇甫選何亮等上言先受詔往諸州興水利按鄭渠元引涇水自仲山西抵瓠口並北山東注洛袤三百餘里溉田四萬頃收皆畝一鍾三白渠亦引涇水首起谷口尾入櫟陽注渭中袤一百餘里溉田四千五百頃今之存者不及二千頃乃二十二分之一分也皆由近代改修渠堰寖壞防失其水利故灌溉之功絕少于古臣等先至鄭渠相視用功最大並仲山東西鑿斷岡阜首尾三百餘里連

亘岸壁隤壞堙廢已久度其制置之始涇河平淺直入渠口既年代遥遠涇河日深水勢漸下與渠口相懸水不能至峻崖之處渠岸摧毀荒廢歲久實難致力其三白渠溉涇陽高陵雲陽三原富平六縣田三千八百五十餘頃此渠衣食之原也望令增築堤堰以固護之舊有斗門一百六十七以節制其水皆毀壞請悉繕治令用水有準渠口舊有大石門謂之洪門今亦隤圮若再議興制則其工甚大且欲就近度其岸勢別開渠口以通水道歲令渠官行視岸之闕薄水之淤損即時繕修疏治之禁豪民無令峻渠導水以擅其利涇河中舊有石堰修廣皆百步捍水雄壯謂之將軍翣廢壞已久基址具在杜思曾獻議請興此翣而功不克就其後止造木堰凡用材一千三百餘數歲出於沿渠之民涉夏水潦存至渠暴漲水堰遂壞漂流散失至秋復率民以修葺之數歛重困無有止息欲自今溉田畢命工拆堰木置于岸側可充三二歲修堰之用所役沿渠之民計田出丁凡調萬三千人謂之水利夫將軍翣可造堰洛有其利固不憚勞不煩歲役其人矣擇能吏專掌其事置于涇陽縣以時行視往復甚便又言鄧許陳潁蔡宿亳七州之地其公私閑田凡三百五十一處合二十二萬餘頃蓋民力不能盡耕漢魏以來杜預召信臣任峻司馬宣王鄧艾等立制墾闢之地由南陽界鑿山開嶺疏導河水散入唐鄧襄三州以溉田諸處陂塘坊埭大者長三十里至五十里濶二丈至八丈高一丈五尺至二丈其溝渠大者長五十里至八里濶三丈至五丈深一丈至

一丈五尺可行小舟臣算周行歷覽若皆增築陂堰勞費甚煩欲望於隄防未壞可興水利者先耕二萬餘頃他處漸圖建置時著作佐即孫冕揔監三白渠詔冕依選等奏行之募民耕墾七州之山自鄧州始皆免賦入復令選等舉一人與鄧州通判同掌其事選與亮分路按焉

陳靖墾田之議

至道二年七月庚申太常博士直史館陳靖上言曰先王之欲厚生民而豐其食者莫大于積穀而務農也臣早任計司判官每獲進對伏聞聖訓以為稼穡農耕政之本苟能勸課田畝康濟黎元則鹽鐵榷酤斯為末事謹按天下土田除江浙荊南隴蜀河東等處地里夐遠雖加勸督亦未能遽獲其利況古者強幹弱枝之法必先洗富實于內今京畿周環三十州幅員三數千里地之墾者十才二三稅之入者又十無五六復有匿里舍而稱逃亡弃農耕而事游惰逃亡既衆則賦額日減而國用不充斂收科率無所不行矣游惰既衆則地利歲削而民食不足寇盜傷殺無所不至矣又安能致人康物裕阜地平天成者乎望擇大臣一人有深識遠略兼領大司農事典領于中又于郎吏中選才知通明能撫民役衆者為副執事于外自京東西擇其膏腴未耕之處申以勸諫臣又嘗奉使四方深見田民之利害污萊極目膏腴坐廢亦加詢問頗得其由皆詔書累下許民復業蠲其常租寬以歲時然鄉縣之間擾之尤甚每一戶歸業則刺報所由朝耕尺寸之田暮入差科之籍追胥責間繼踵而來雖

蒙蠲其常租實無補于損瘠況民之流徙始由貧困或被私債或逃公稅亦既亡逐則鄉里斂其資財至于室廬什器蔡棄材木咸計其直或縣官用以輸稅或債主取以償逋生計蕩然還無所詣以茲浮蕩絕意言歸姦心既萌何所不至如授臣斯任則望借以閑曠之田廣募游惰之輩誘之耕鑿未計租賦許令別置版圖便宜從事酌民力之豐寡相農畝之磽肥均配俾之無煩督課今其不倦其逃民歸業丁口授田煩碎之事並取大司農裁決耕桑之外更課令益種雜木蔬菓蓺畜羊雞豚犬給授菜土潛擬于井田營造室居便立于保伍逮于養生送死之具慶弔問遺之資咸俾經營並立條制俟至三五年間生計成立有家可戀有土可懷即計戶定征量田收稅以司農新附之

召籍合計府舊收之簿書斯寔敦本化人之宏畧也若民力有不足官借緡錢或以市饑糧或以營耕具凡此給授委于司農比及秋成乃令償值依時價折估納之於倉以其成數關白戶部上覽之喜謂宰相曰朕思欲恢復古道革其弊俗驅民南畝至于富庶前後上書言農田利害多矣或知其末而闕其本有其說而無其用靖此奏甚諳理可舉而行之正是朕之本意因白對奬諭令條奏以聞靖入言逃民復業及浮客請佃者委農官勘驗以給授田土收附版籍州縣未得謀其差役其乏糧種耕牛者令司農以官錢給借民輸稅外有荒田願附司農之籍者民有牛歲責以租課願隸籍受田者並定其田制為三品以膏沃而無水旱之患者為上品雖沃壤有水旱之虞捐瘠所

無水旱之慮者為中品既磽瘠復患於水旱者為不下品上田人授百畝中田百五十畝下田二百畝並五年後收其租亦只計百畝十收其一二一家有三丁者請加授田如丁數以給五丁者從三丁之制七丁者給五丁十丁者給七丁至十丁三十丁者為限若寬鄉田多即委農官裁度以賦之其室廬蔬韭及桑棗榆柳種藝之地每戶及十丁者給百五十畝七丁者百畝五丁者七十畝三丁者五十畝二丁三十畝除棄功五年後計其租餘悉蠲其課令常參官于幕職州縣中各舉所知一人堪任司農丞者授諸州通判即領農田之務又慮司農官屬分下詔州民頑已久未能信服更或張皇紹擾其事難成望許臣領三五官吏於近甸寬鄉設法招誘俟規畫既定四方游民必盡麇至乃可推而行之呂端曰靖所立田制多改舊法又大費資用望以其狀付有司詳議乃詔鹽鐵使陳恕等于遂部擇判官人通知農田利害者與靖同議其事恕與戶部使張鑑度支副使欒從吉戶部副使王仲華鹽鐵判官唐堯叟度支判官李歸一共議請如靖之奏乃詔以靖為勸農使按行陳許蔡潁襄鄧唐汝等州勸民墾田以大理寺丞皇甫選光祿寺丞何亮副之選亮上言功難成願罷其事　上志在勉農猶詔靖經度未幾三司以為費官錢多万一水旱恐遂散失其事遂寢

靖為勸農使在八月辛酉今并書之

塞滑河

太平興國八年五月丙辰朔河大決滑州房村泛澶濮曹濟諸

州民田壞居人廬舍東南流至彭城界入于淮有司議大發丁夫塞之上曰鄉者發民塞韓村決河卒不能成但為勞擾乃令出卒數萬人賜以內府金帛令內客省使郭守文往護其役九月郭守文塞決河議久不成上謂宰相曰今歲秋田方稔適值河決塞治之役未免重勞言事者言諸河之兩岸古有遙堤以寬水勢其後民利沃壤咸居其中河之盛溢即罹其患當令按視苟有經久之利無憚復修　戊午遣殿中侍御史濟陰柴成務

本志作太常丞劉錫今從寔錄及會要

供奉官葛彥恭緣河北岸國子監丞趙孚殿直郭載緣河南岸西自河陽東至于海同視河隄之舊趾凡十州二十四縣並勒所屬官司件析隄內民籍稅數議蠲賦徙民興復遙隄利害以聞孚等使回條奏曰臣等因訪遙隄之狀所存者百無一二完補之功甚大臣聞堯非洪水不能顯至聖禹非導川不能成大功古者派為九河始能無患臣以謂治遙隄不如分水勢自孟至鄆雖有堤防惟滑與澶最為隘狹于此二州之地可立分水之制宜于南北岸各開其一北入王莽河以通于海南入靈河以通于淮節減暴流一如汴口之法其分水河量其遠近作為斗門啟閉隨時務平均濟通舟運溉農田如此則惟天惠民茂宣於德澤分地之利普洽于膏腴既防水旱之患可獲富庶之資也朝議以河決未平重惜民力寢其奏焉時多陰雨以河決未塞深憂之謂宰相曰修防決塞蓋不獲已秋霖洊降役

民滋苦豈朕寡德致其災沴乎趙普對曰堯水湯旱時運使然
陛下勞謙勤恤過自刻責下臣恐懼無所措望少寬宸慮以俟
天災弭息　丁丑上以河決未塞遣樞密直學士張齊賢奉傳
詣白馬津用一大牢加璧以祭　十二月癸卯滑州言河決已
塞羣臣稱賀先是役丁夫十萬餘功久不就議者多詣罷之殿
旨劉吉確稱役不可罷即令助郭守文監督及是而隄成未幾
河復決　丙午右補闕直史館胡旦獻河平頌　雍熙元年正
月丙辰遣使按行河決所壞民田　三月壬子遣翰林學士宋
白乘傳祭白馬津沈以太牢加璧爲河決將塞故也先是塞房
村決河用丁夫九十餘萬自秋霖冬既塞而復決上以方春
播種不可重煩民力乃發卒五萬人令步軍都指揮使田重進
揔督其役供奉官劉吉自贊請行具言若河決不塞當夷族上
壯之使副重進吉親負土興役徒晨夜無休戚吏勿言使
者至密訪乃得之歸以白于上上甚喜　內侍石全振者領
護河隄性苛急號爲石爆裂數侵侮吉吉默不校一日吉與乘
小艇至中流語之曰君恃貴近見淩已甚我不畏死當與君同
見河伯爾將溫　後之全振號哭搏頰求哀吉乃止自是不復
敢侵侮吉矣　己未滑州言河決已塞群臣稱賀吉之功居多
即授西京作坊副使賜丁甚厚上作平河歌以美成功蠲水所
及州縣民今年田租

皇朝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十二

太宗皇帝

陳洪進入朝太祖朝附見

建隆元年十二月唐清源節度使留從效遣使奉表稱藩十一
亦遣使厚賜以撫之　三年初留從效既來稱藩聞唐主南遷
疑將襲已頗懼乃遣其子紹鎮重幣往謝又潛遣使假道吳越
又貢紹鎮至豫章而元宗之喪已東歸元宗唐主李景　紹鎮因
抵金陵唐主留之上亦遣使厚賜從效未至而從效疽發背
死少子紹鏘掌留務居無何吳越遣使聘泉州紹鏘夜召其使
與之燕語統軍使陳洪進誣紹鏘謀叛欲以其地入吳越執紹
鏘送于唐推統軍副使張漢思為留後已為副使　乾德元年

張漢思年老醇謹不能治軍務事皆決于副使陳洪進漢思諸子並為牙將頗不平偏害洪進漢思亦患其專乃大享將吏伏甲于內將殺洪進酒數行地忽大震棟宇傾側坐立者不自持同謀者懼以告洪進亟出衆驚悸而散漢思事不成憲洪進先發常嚴兵為備洪進子文顥文顗俱為指揮使勒所部欲擊漢思洪進不許癸卯洪進袖置大鎚從二子常服安步入府中直兵數百人皆叱去之漢思方處內閤洪進即自外鎚其門謂漢思曰軍吏以公耄荒請洪進知留務衆情不可違當以印見授漢思錯愕不知何為乃于門扇間投印與之洪進遽召將校吏士告之曰漢思不能為政授吾印矣將吏皆賀即日遷漢思外舍以兵衛送遣使請命於唐又遣將魏仁濟間道奉表來告漢思退居數年以壽終　十月魏仁濟以陳洪進遣使來朝貢癸卯唐主詔其言所以納洪進意宜清源節度副使權知泉南等州聽命於朝上先遣通事舍人王班齎詔撫諭十一月丁巳賜唐主詔其言洪進遣使來朝貢癸卯唐主煜以表將授旄鉞也　十二月陳洪進遣使來朝貢癸卯唐主煜以表言洪進首鼠兩端不可聽乞寢其旄鉞上復以詔諭之唐主乃聽命　二年正月庚子改清源軍為平海軍命陳洪進為節度使其子文顥為副使文顗為南州刺史洪進每歲貢奉多厚斂於民又藉民貲百萬以上者令入錢補協律奉禮郎而鬻其丁役子弟親戚交通賄賂二州之民甚苦之　十二月癸卯朝泉州陳洪進遣使朝貢　三年九月詔南州復為漳州　開寶九年六月平海節度使陳洪進以江南平吳越入朝不自安戊

寅遣其子漳州刺史文顥來貢方物且乞修覲禮詔許之洪進
行至南劍州聞國有喪乃歸鎮發哀　十月太宗即位太平
興國二年五月平海節度使陳洪進言已離本國入朝閏七
月庚寅以陳洪進將入朝遣翰林使程德元往宿州迎勞之
八月丙寅陳洪進入見於崇德殿禮遇甚優賜錢千萬白金萬
兩絹萬疋三年四月平海節度使陳洪進用其僚幕劉昌言之
計上表獻所管漳泉二州得縣十四戶十五萬一千九百七十
八兵一萬八千七百二十七　癸未以陳洪進為武寧節度使
同平章事洪進子前漳州刺史文顥為房州刺史前順州刺史
文項為登州刺史尋復以平海節度副使文顥為通州團練使
仍知泉州徵內都指揮使文顥為滁州刺史仍知漳州　五月
德音赦泉漳管內給復一年
萬雨令市宅　四年三月詔泉州發兵護送陳洪進親屬赴闕
所過州縣續食　雍熙三年三月庚寅武寧節度使同平章事
陳洪進卒贈中書令岐忠順公

七月賜武寧節度使陳洪進銀

交趾內附太祖附

乾德元年靜海節度使吳昌文卒其參謀吳處坪峯州刺史橋
知佐武寧州刺史楊暉牙將杜景碩等爭立交趾十二州大亂
寇盜羣起始楊庭藝為靜海節度使遣牙將丁公著攝驩州刺
史公著死子部領繼之于是部領與其子璉同帥兵二萬人擊
破玶等境內以安遂自立為萬勝王以璉為靜海節度使遣使
告南漢王因而授之

十國紀年丁部領自稱萬勝王以其子璉為靜海節度使嶺南悉平遣使朝貢表稱開寶六年南漢靜海節度使丁璉聞嶺南悉平遣使朝貢表稱其父部領之命五月戊寅以璉為靜海節度使　八年五月甲午靜海節度使丁璉遣使來貢方物　八月朝廷以丁璉遠修職貢本其父部領之意始議寵之丙午封部領為交趾郡王遣鴻臚少卿高保緒右監門衛率王彥符往使　九年十月太宗即位　太平興國一年十二月癸未靜海節度使丁璉遣使修貢賀登極　五年四月遣供奉官盧襲使交州時丁璉及其父部領已死璉弟璿尚幼詞稱節度行軍司馬權領軍府事大將黎桓擅權因而樹黨甚盛漸不可制故遷璿於別第舉族禁錮之代摠其衆

會要及本傳皆云上聞桓叔遷其主始有吊伐意按交州之師蓋侯仁寶發其端恐此亦緣飾之詞爾今不取

六月太常博士知邕州侯仁寶因其父益居洛陽大地良田優游自適不欲親吏事其妻趙普之妹也普為宰相仁寶得分司西京盧多遜與普有隙因白上以仁寶知邕州凡九年不得代仁寶恐因循死嶺外乃上疏言交州王朝被害其國亂可以偏帥取之願乘傳詣闕面奏其狀庶得詳悉疏至上大喜令馳驛召未發多孫遽奏曰交趾內擾此天亡之秋也朝廷出其不意用兵襲擊所謂疾雷不及掩耳今若先召仁寶必泄其謀蠻夷知之若阻山海預為備則未易取也不如授仁寶以飛輓之任因令經度其事選將發荊湖士卒二萬人長驅而往勢必

萬全易於摧枯拉朽也上以為然七月丁未以仁寶為交州路水陸轉運使蘭州團練使孫全興八作使郝守璿鞍轡庫使陳欽祚左監門衛將軍崔亮為邕州路兵馬都部署寧州刺史劉澄軍器庫副使賈湜供奉官閤門祇候王傑為廣州路兵馬部署水陸並進討　庚戌全興等入辛命引進使梁迴餞行營將士於玉津園　十一月庚子朔黎桓遣牙校江巨渥王紹稱齎方物來貢仍為璿上表自言狥將吏軍民之請已攝節度行軍司馬權領軍府事乞朝廷賜以真命時孫全興等出師既踰時上察其意止欲緩兵寢而不報　十二月辛卯交州行營言破賊萬餘衆斬首二千三百四十五級　六年三月交州行營言破賊軍萬五千衆於白藤江口斬首千餘級獲戰艦二百艘甲鎧以萬計於是侯仁寶率前軍先進孫全興等頓兵花步七十日以疾劉澄仁寶促之不行及澄至并軍由水路抵多羅村不遇賊復擒還花步賊詐降以誘仁寶仁寶信之遂為所害有二敗亡先至邕州市奪民錢轉運使周渭捕殺之後至者悉令解甲以入民乃安諸軍冒炎瘴又多死者轉運使許仲宣馳奏仁寶戰沒且乞班師不待報即分屯諸州開庫賞勞給其醫藥謂人曰若俟報則此數萬人皆積屍于廣野矣乃上章自劾詔書嘉納之遣使就劾澄等會王傑病死澄與賈湜並戮于邕州市徵全興等下獄全興伏誅陳欽祚郝守濬崔亮皆責授團練副使欽祚慶州守濬磁州亮嵐州贈仁寶工部侍郎官其二子

孫全興伏誅陳欽祚等責降實録在十二月丁巳侯仁寶贈
官在明年二月庚寅獨不知戮劉澄等是何月日今并書于
此

七年初領南轉運使許仲宣既分遣南伐之師乃檄諭交州明
國威信明必再舉黎桓亦懼朝廷終行討滅三月甲寅復為
丁璿上表謝罪且貢方物　八年五月庚寅黎桓遣其牙校趙
子爰以方物来貢自稱權交州三使留後表言去年十月丁璿
及其母率軍民以印綬興桓桓即領府事上欲直除璿為
統帥命桓副之或不可則當送母子親屬等赴闕詵璿至乃畀桓
節鉞遣供奉官張宗權齎詔諭旨令桓審處其一亦賜璿國書
桓專據其國已久不聽命　九月丁卯交州黎桓遣使来貢方物

雍熙二年正月甲申權交州三使留後黎桓遣使来貢方物繼
上表求正領節鉞　三年九月癸巳權交州三使留後黎桓遣使
来貢方物　十月庚申以權交州黎桓為靜海節度使命左補闕李若
拙國子博士李覺賛訪往使桓制度踰僭若拙既入境即遣左
右戒以臣禮桓拜詔書恭燕饗日以奇伎異物列于前若拙一
不留盼又却其私覿惟取賜蠻使臣鄧君辨以歸桓又謂覺等
曰此土山川悠遠中朝人乍歷之不亦勞乎覺對曰國家提封
萬里列郡四百地有平易亦有險固此一方何足云也桓默然
色沮　端拱元年閏五月丁酉靜海節度使黎桓遣使来貢
淳化元年正月庚寅命左正言宋鎬右正言王世則使交州以
加恩制書賜黎桓也宋鎬等抵交州境黎桓遣牙内都指揮使

丁承正等以船九十三百人至太平軍來迎由海口入大海冒涉風濤頗歷危險經半月至白藤徑入海汊乘潮而行凡宿泊之所皆有茅舍三間營葺尚新目為館驛至長州漸近本國栢張皇虛誕務為誇詫盡出舟師戰櫂謂之耀軍自是宵征抵海岸至交州近十五里有茅亭五間題曰柔征驛至城一百里驅部民畜產妄稱官牛數不滿千揚言十萬又廣率其民混于軍旅衣以雜色之衣乘船鼓譟近城之山虛張白旗以為陳兵之象俄而擁從栢至展郊迎之禮栢斂馬側身問皇帝起居畢按轡偕行時以檳榔相遺馬上食之此風俗待賓之厚意也城中無居民止有茅竹屋數十百區以為軍營而府署湫隘題其門曰明德門栢側陋而目眇自言近歲與蠻寇接戰墜馬傷足受詔不拜信宿之後乃張筵飲宴又出臨海汊以為娛賓之遊栢跣足持竿入水摽魚得一魚左右皆譟叫歡躍凡有宴會預坐之人悉令解帶冠以帽子栢多衣花纈及紅色之衣帽以其珠為篩或自歌勸酒莫能曉其詞常令數十人扛大蛇長數丈饋于使館且曰若能食此當治之為饌以獻焉又羈送二虎以脩縱觀皆却之不受卒三千人悉黥其額曰天子軍糧以禾穗月給令自春為食其兵器止有弓木牌梭槍竹槍弱不可用栢輕曉殘忍昵比小人腹心閹監五七輩錯立其側好狎飲以手令為樂凡官屬善其事者擢居親近左右有小過即殺之或鞭其背一百至二百賓佐小不如意亦箠之三十至五十黜為閽吏怒息乃召復其位有木塔其制樸陋栢一日請同登遊覽乃相顧而

言曰中朝有此塔否地無寒氣十一月猶衣夾衣揮扇鎬等明年六月歸關　上令條列山川形勢及桓事迹鎬等自敘云爾十月甲辰黎桓遣使方物來貢　十二月占城國遣使來貢方物表詐為交州所攻（攻）國中人民財寶多被侵掠上賜黎桓詔令各保境　四年二月乙丑封靜海節度使黎桓為交趾郡王遣國子博士王則順殿中丞李子居簡齎制書賜之　五年三月乙亥交趾郡王黎桓遣使來貢方物　至道元年十一月丙寅（桓）嶺南轉運使張觀言交州丁璿逐節度使黎桓出境州民四千餘口內附　二年交趾黎桓性兇狼負限山海屢為勉害漸失藩臣之禮上志在撫寧荒服不欲問罪已而廣南西路轉運使張觀欽州如洪鎮兵馬監押衛肫美皆言聞風黎桓為丁氏所逐擁餘衆山海間失其所據故勉抄自給令　桓已死觀仍上表稱賀詔太常丞陳士隆高品武元吉奉使嶺南因偵其事士隆等復命所言與觀同其實桓尚存而傳聞者誤觀等不能審覈既而有大貫自交趾回言桓為帥如故　五月戊申詔勉觀等會病卒賜美伏誅於如洪鎮士隆元吉抵罪有差　庚戌欽州言交趾蠻寇如洪鎮巡檢使董全斌擊走　先是欽州如洪咄步如（昔）者三鎮皆瀕海交州潮陽鎮民卜文勇等殺人并家屬亡命至如昔鎮鎮將黃令德等匿之黎桓令潮陽鎮將黃成雅移牒来捕令德固不遣因茲海賊連歲剽掠丁巳以太常博士直史館陳堯叟為廣南西路轉運使且賜桓詔書及堯叟至遣攝海康尉李建中齎詔勞問桓堯叟又抵如昔鎮詰得藏文勇

之由乃盡擒獲九男女老少一百三十口令　陽鎮吏守之且
戒勿加酷法相遂上章感恩并捕海賊二十七人送克叟且言
已約束溪峒首領不得騷動矣　七月丁卯遣主客郎中直昭
文館李若拙使交州以詔書國信美玉帶賜黎桓初待建中禮
甚薄若拙始至桓出郊迎辭氣猶悖慢謂若拙曰向者叔如洪
鎮乃外境蠻賊耳皇帝知此非交州兵吾若使交州果叛則當
首攻番禺次擊閩越豈止如洪鎮而已若拙從容謂桓曰　上
初聞冤知洪鎮雖未知其所自然以足下枝自交州牙校授之
旄鉞固當盡忠以報豈有他慮及見執送海賊甚事果明白然
而大臣僉議以為朝廷比建節帥以寧海表今海賊尚為寇乃
是交州力不能獨制矣請發勁卒數萬會交州兵以翦滅海賊
使無後患上曰未可輕舉慮交州不測朝旨或至驚駭不
若且委黎桓討擊之亦當漸致清謐故不復會兵也桓愕然避
席曰海賊犯邊守臣之罪也聖君容貸恩過父母未加誅
責自今謹守職約永清瘴海因北望頓首謝　至道三年三月
壬辰真宗即位　四月交趾郡王黎桓進封南平王　九月
黎桓遣其都知兵馬使阮紹恭等來貢詔以方物薦于萬歲殿
太宗神御仍詔紹恭等行拜奠之禮　咸平四年正月戊申交
州黎桓遣使貢馴象　六年四月庚寅廣南西路轉運使馮瑾言交
州民四百餘戶來投欽州至海岸即進詔慰諭遣還本道　九
月戊戌廣南西路轉運言黎桓迎受官告使黃成雅附奏自今
朝廷加恩願遣使至本道責授王人以光海裔　上以桓守緣

賦斂民受其禍未許也　景德元年六月交州黎桓遣其子攝
驩州刺史明提來貢懇求加恩使至本道慰撫遐裔許之仍以
明提為驩州刺史　二年二月乙酉以淮南轉運使工部員外
郎邵為交州安撫國信使從黎桓所乞也五月交州黎桓死
其中子龍鉞嗣立龍鉞兄龍全劫庫財而遁其弟龍廷殺龍鉞
自立龍廷兄明護率扶闌寨兵攻戰國信使邵曄駐嶺表以其
事聞　戊午就命為廣南西路緣海邊安撫使聽以便宜設方
略桓子明提先入貢還在路詔送伴使臣就加安撫
國史交趾傳載黎桓死乃以為明年事誤也邵除緣海安撫
使時桓既死矣國史便文因失事實今改之會要於明年
三月始書桓死亦誤也

三年二月交趾兵亂黎明提等留廣州不得歸　三月甲辰詔
別賜錢十五萬米五百斛仍並給館券先是有詔知廣州凌策
與緣海安撫使邵等同方畧經度交趾事宜　六月辛卯策
等言黎桓諸子爭立各聚徒衆散施寨柵官屬離析人民猜懼
頭首黃慶集黃秀蠻等十餘人以不從驅率戮及親族來奔廉
州乞量出軍馬平定交趾慶集等願為先鋒尅日攻取臣等會
議若朝廷允其所乞止廢本道屯兵益以荊湖勁卒三二千人
水陸齊進立可平定　上曰黎桓繼修職貢亦嘗遣其子入覲
海隅寧謐不失忠順今聞其死未能弔恤而遽伐其喪此豈王
者所為乃詔策等撫安之慶集等仍計口給衣食賜田署職務
從優厚承詔遂貽書交趾諭以朝廷威德如有自相魚肉久

無定位偏師問罪則黎氏無遺種矣明護懼即奉龍廷主運事於是詔即以黎桓禮物改賜新帥上言懷柔外夷當示誠信不若棄龍廷貢奉則加封爵苟龍錫之上嘉納焉　交州既定黎龍廷自稱靜海節度使開明王移牒廣南欲遣其弟詣闕進奉即等惡其稱號不敢報具以聞上曰窮荒異俗不曉事體安足怪也即詔等諭意令削去僞官乃得入貢　十二月即等言黎龍廷已遣弟入貢乞加朝命　七月庚辰黎龍廷自稱權安南靜海軍留後遣其弟峯州刺史明昶殿中丞黃成雅等來貢　辛巳授龍廷靜海節度使交趾郡王賜名至忠給以旌節又遣封黎桓為南越王明昶等皆進秩及令光殿大宴明昶等與焉　大中祥符二年冬黎至忠卒交趾亂或云至忠為其下所殺詔廣南西路轉運使於緣海州軍經度鎮撫時具事聞

太宗皇帝

李順之變

淳化四年蜀土富饒絲帛所產民織作冰紈綺綃等物號為冠帶天下孟氏割據府庫益以充溢及王師取之其重貨銅布即載自三峽而下儲於江陵調發舟船轉送京師輕貨紋縠即自京師至兩川設傳置發卒負擔每四十卒所荷為一綱號為日進不數年孟氏所儲之諸物悉歸於內府矣而言事者競起功利以惑人主成都除常賦外更置博買務諸群課民織作禁商旅不得私市布帛日進上供又倍其常數司計之吏皆析秋毫然蜀地狹民稠耕稼不足以給由是小民貧困兼并者糴賤販貴以

奪其利青城縣民王小波聚徒衆起而為亂謂衆曰吾疾貪當
不均今為汝均之貧民多來附者遂攻刼邛蜀諸縣是月寇彭
山縣令齊元振率兵拒之為小波所殺初祕書丞猗氏張樞使
蜀奏官吏不法者百餘人多坐黜免獨稱元振清白強幹朝廷
賜璽書奬諭元振實貪暴民甚苦之既受詔益恣横與民為仇
受賊得金帛多寄民家小波知民怨怒因襲殺之散其金帛剖
元振腹實以錢刀蓋惡其誅求之無厭也賊黨由是愈熾矣十
二月西川都巡檢使崇儀使張玘與小波鬬於江原縣玘射中
小波額既而玘為小波所殺小波亦病創卒衆遂推小波之妻
弟李順為帥　初小波之黨才百人州縣失於備禦所在盜賊
爭附之張玘之死也其麾下兵四百餘人奔歸西川轉運使樊

知古不受縱使亡去賊勢由是日盛衆至萬餘攻陷蜀州殺監
軍王亮及官吏十餘人又陷邛州殺知州杲保仲通判王從式
及諸寮吏都巡檢使郭允能率麾下兵與戰於新津江口兵敗
允能為賊所殺同巡檢毛儼徒步僅以身免賊衆遂至數萬人
陷永康軍及雙流新津溫江郫縣縱火大掠留其黨守之進攻
成都　五年初右諫議大夫許驤知成都及還言於上曰蜀土
久安其民流寇易擾願謹擇忠厚者為長吏使鎮撫之時東上
閤門使吳元載實代驤為成都元載專尚苛察民
有流犯者雖細罪不能容又梵宇民游宴行樂人用胥怨王小
波起為盜元載不能捕滅於是東上閤門使郭載受命知成都
行至梓州有日者潛告載曰成都必陷公往亦當受禍少留數

日則可免載怒曰天子詔我領方面陷危之際豈敢遷延遂行
先是李順引衆攻成都曉西郭門不利去攻漢州彭州正月戊
午巳未兩日連陷之載既入城賊攻愈急巳巳城陷載與轉運
使樊知古斬關而出帥餘衆奔梓州李順入據成都僭號大蜀
王改元曰應運遣兵四出侵掠北抵劍閣南距巫峽郡邑皆被
其害焉　甲戌上始聞李順攻劫劍南詔命昭宣使河州
團練使王繼恩為西川招安使率兵討之軍事委繼恩制置不
從中覆管內諸州繫因非十惡正賊悉得以便宜決遣　二月
甲申朔上始聞成都陷召宰相謂曰豈料賊勢昌熾如此萬
方有罪罪在朕躬忽令隴蜀之臣陷于塗炭朕當部分軍馬旦
夕討平之遂命少府少監雷有終監察御史裴莊並為峽路隨
軍轉運使工部郎中劉錫職方員外郎周渭為陝府四至西川
隨軍轉運使馬步軍都軍頭勤州刺史王泉帥兵趨劍門崇儀
使帶御器械尹元帥兵由峽路以進並受昭宣使王繼恩節度
李順分遣數千衆北攻劍門劍門疲兵纔數十百都監西京作
坊副使上官正詹勵士卒出御之會成都監軍供奉官宿翰領
麾下投劍門適與正兵合遂迎擊賊衆大破之斬馘幾盡餘三
百人奔還成都順怒其驚衆悉命斬於城東門外初朝廷深以
棧路為憂正等力戰破賊自楚閣道無壅王師得以長驅而入
奏至上喜甲辰命正為六宅使劍州刺史充劍門兵馬部署
翰為崇儀使昭州刺史　三月甲寅王繼恩戒前軍所至處其
賊黨敢抗王師即當誅殺本非同惡偶被脅從而能歸順者並

釋之倍加安撫　四月壬寅王繼恩言師由小欽門路入研口寨破賊斬首五百級逐北過青強嶺遂平欽州　已酉王繼恩言王師破賊五千衆于柳池驛斬首十六百級峽路行營言賊三千衆攻廣安軍擊走之斬首三百級　五月癸丑王繼恩言王師入綿州境賊衆望風奔潰殺戮及溺水死者皆不可勝計甲寅繼恩言克綿州又言先遣內殿崇班曹習分兵自葭萌趨老溪賊萬餘衆依險為寨習擊破之斬首三千級擁入江溺死者甚衆遂克閬州又言巡檢使胡正達率兵破賊五千衆克巳州　丁巳王繼恩至成都引師攻其城即拔之破賊十餘萬斬首三萬擒賊帥李順及偽樞密使計詞吳文貴等并甲鎧僭偽服用甚衆順方欲索城中民黥其面以隸軍籍前一日城破民皆獲免　戊辰王繼恩奏成都平羣臣稱賀　己巳以右諫議大夫張雍為給事中仍知梓州都巡檢內殿崇班盧斌為西京作坊使領成州刺史通判將作監丞趙賀為太子中舍監軍供奉官辛規為內殿崇班節度掌書記施謂為節度判官節度推官陳世卿為掌書記權益院判官謝濤為觀察推官比旨賞勞也雍初聞李順亂西川即謀為城守計訓練城中兵得三千餘又募強勇千餘令官屬分主之輦綿州金帛以實幣藏銷銅鍾為箭鏑伐木為弩級布為索守械悉備遣觀察推官盛梁請兵于朝既而賊以十州之衆援成都弗克而還雍即委以監護之任子城先為江水所毀賊復勸諭州民自城西大壕中掘墊深丈決西河水注之以環城李順盡遣其黨相貢粟衆二十萬來攻雍與

斌登堞望之賊所出兵皆老弱疲備心無鎧甲斌笑請開北門擊之雍曰不可賊或詐見羸形設伏伺我且城中吏民心未定脫為賊所乘則內外墮其姦計矣言未畢果有卒依敵樓啼嘯與賊相應亟斬以徇斌遂突出與賊戰擊刺五十餘合賊少却俄復大設梯衝大軍夜鼓譟攻城城中大恐雍命發機石砲之火箭雜下賊復少却乃別治攻具於城西北隅雍紹曰軍士趣治裝吾將開東門擊賊陽遣步騎五百臨東門賊升牛頭山瞰城中見之謂雍必出乃設伏於山之東隅衆萬餘以待俄雍即召敢死士百輩總而下焚其攻具自午達申殆盡賊以為神兵黨數乘城進戰皆不利一日北風晝晦賊乘風縱火急攻北門雍與斌等據門立矢石間固守未動賊不能進世卿素善射當城一面親中數百人賊浸盛同幕者皆謀圖全之計世卿正色謂曰食君祿當身死報國奈何欲避難為他圖耶眾白雍曰此輩皆怯懦在任之適足以惑衆不若遣出求援雍從其言圍城凡八十餘日會王繼恩遣內殿崇班石知分數千兵來救賊始潰去斌出兵追擊之降者二萬餘人平蓬州於是雍使謂馳驛入奏上手詔嘉美自雍以下悉加賞焉　初郭載奔東川上表自陳有詔復令知成都行府事載尋遣劒門逆王師與王繼恩入成都方平賊時頗有所全濟載終以失守故懟憤成疾而死以少府少監雷有終為諫議大夫知成都府有終由峽路入蜀調發兵食規畫戎事皆有節制師行至峽中遇盜格鬬將士渴乏會天雨軍人以兜鍪承水飲

之旦行且戰至廣安軍軍壘瀕江三面樹柵會夜陰雨賊衆奄至鼓譟舉火士伍恐惧有終安坐櫛髮氣貌自若賊既合圍有
[illegible]引奇兵出其後擊之賊衆驚擾赴水火死者無算　詔降成
都府為益州　甲戌詔利州興元府洋州西縣民並給復一年
以馭南用師饋運之勞也　丙子李順支黨衛進計詞吴文賞
李俊徐師中吴利涉及其徒彭榮等十二人並磔於鳳翔市
五月初尹元等入峽路有破賊三千餘衆于新寧遂深入梁山
廣安渠里之閭捕斬收集久未得進王繼恩雖径拔成都而郭
門十里外猶為賊黨所據偽帥張餘謂王師孤絶無援復嘯聚
萬餘衆攻陷嘉戎瀘渝涪忠萬開八州開州監軍秦傳序嬰城
力戰既而賊勢轉盛傳序誓不降賊遂投水死賊乘勝攻夔州
列陣西津口矢石如雨先是上復遣如京使白繼贇[illegible]貝為峽路
都大巡檢統精卒數十人晨夜兼行助討遣　是月庚午繼贇
入夔州出賊不意與巡檢使解守顯腹背夾擊之賊衆大敗斬
首二萬級流骸塞川而下水為之赤奪得舟千餘艘甲鎧數萬
計　六月壬午朔繼贇捷書聞上降詔嘉奬録傳序次子煦
為殿直以錢千萬賜其家　辛卯詔兩川軍民被李順脅從誤
誤者一切不問群盜保聚山澤令諸州各招誘倍加安撫　施
州言賊數千聚衆攻圍州城指揮使黄希逊子文卓文範文戰
兵馬使黄延霸率丁男百餘人持梃開城門擊走之擒獲百餘
人悉皆溺死　戊戌　知州著作佐郎李鵬為右輔善大夫賞其
守禦之勞也　戊戌峽路行營言破賊萬餘衆于廣安軍斬首

五千級生擒三十餘人又破賊于嘉陵江口殺獲二萬餘衆又破賊于合州西方溪斬首五十級先是雷有終率大軍抵合州境上賊衆一萬餘來距會尹元褒莊等亦領兵至因夾擊之遂克合州丙午有終入成都　初賊帥田奉正蟠榮等據固州聞尹元褒莊等至遂遁去斬其黨六百餘因招聚民衆遣復業餘衆梁來攻州兵纔百四十六人舊無城墹知州張旦修完戰具設鹿角招集民丁柜關大破之乘勝追北斬首百千餘級獲甲鎧萬計詔書褒之　辛酉以知眉州殿中丞李簡為水部員外郎通判光祿寺丞王象為左贊善大夫先是兵馬監押李元汶聞

寇作即白簡等繕修守備蔦城中兵得七千而邛黎雅州潰卒六百餘人相繼來奔因撫而用之賊帥吳蘊帥衆十餘萬圍城自春訖夏凡百餘日攻不能陷聞王師既入成都乃解圍去簡等出兵追之斬獲甚衆詔書嘉奬而有是命口面以知陵州國子博士張旦為水部員外郎通判著作佐郎張翼為右贊善大夫旌捍寇之功也以劒南招安使昭宣使王繼恩為宣政使順州防禦使　乙未詔川峽諸州聚山林為盜者並釋其罪　峽路行營言賊帥張餘衆二萬陷雲安軍率兵擊走之斬首五千餘級復其城詔書嘉奬

此峽路行營是當白繼贇等非尹元褒莊常思德等也

先是參知政事蘇易簡薦樞密院直學士虞部郎中張詠可屬

西川事詔詠知益州既而留半歲不行於是始命赴部上面諭
之曰西川亂後民不聊生卿往當以便宜從事　丁丑上以蜀
寇漸平下詔罪己　先是陝西課民運糧以給蜀師者相屬
于路詠至益州急問城中所屯兵數凡三萬餘人而無半月之
食詠訪之民間舊苦鹽貴而私鬻尚有餘積乃下鹽價聽民得
以米易鹽民爭趨之未踰月得米數十萬斛軍士讙言前所給
米皆雜糠土不可食今一一精好此翁真善幹國事者詠聞而
喜曰吾今可行矣時四郊尚多賊壘城門晝閉王繼恩日務宴
飲不復窮討官支芻粟餉馬詠但給以錢繼恩怒曰國家征馬
豈食錢耶詠曰城中草場賊既焚蕩芻粟當取之民間公令閉
城高會芻粟何從而出若開門擊賊何慮馬不食粟孛詠已具
奏矣繼恩乃不敢言會徽詔飲亦以詔書來捕餘寇繼恩始令
分兵四出詔飲破賊於學射山攻拔雙流等寨招降數萬衆別
將西河楊瓊趙玘州屬州盜賊巢穴遂免蜀州賈習等遂破賊于
安國鎮誅其帥馬太保斬獲其衆繼恩常送賊三十輩請詠治
之詠悉遣令歸業繼恩怒詠曰前日李順脅民為賊今日詠
與公化賊為民何有不可哉繼恩有帳下卒頗恃勢掠民財或
訴于詠卒縋城夜遁詠遣吏追之且不欲與繼恩矣歡容戒吏
曰得即縛置井中勿以來也吏如其戒繼恩不恨而甚重自
斂戢云繼恩既分兵四出詠計軍食可支二歲乃奏罷陝西轉
糧上喜曰鄉者益州日以乏糧為請詠至未久遂有二歲備此
人何事不能了朕無慮矣　先是王繼恩遣高品王文壽分領

虎翼卒二千至遂州討賊文壽御下嚴急士卒皆怨一夕卧帳
中指揮使張璘遣卒數輩持刀排闥径入斬文壽首以出會夜
昏黑璘猶疑非真然炬視之曰是也時嘉州賊帥張餘有衆
萬餘璘即以所領五百人與之合賊勢甚盛奏至上怒悉心禁
錮其妻子將誅之近臣或請勿誅悉索營中書遣使招撫彼知
親屬皆全必自引来歸可因破賊上然之冬十一月庚辰命
釋其禁錮遣中使齎詔令巡檢程道符諭旨亡卒果斬璘送首
送繼恩繼恩因使為鄉導以擊賊所至多平之　乙未楊瓊等
克邛州於是永康軍永昌道悉江雙流温江郫縣等賊皆平前後
招降賊衆幾三萬人初賊攻眉州維解圍去猶屯釣近郊民情
惴恐王繼恩遣掌議使宿輸都頭梁繼明等擊却之斬其偽中
書令吳蘊莊獲甚衆州民始真居時陵州簡州賊黨亦相繼削
平矣王繼恩御軍無政其下時功暴横張詠恐軍還日或有意
外之變乃密奏請遣腹心近臣可以裨壓王師者亟来分屯師
旅　辛巳命樞密直學士張鑑西京作坊副使馮守規偕往召
對後苑面門面授方畧鑑曰益部新復卒乘不和若聞使者驟
至易其戎伍慮猜惧變生不測請假臣安撫之名上稱善故鑑
至成都繼恩猶偃蹇不意朝廷聞其縱肆鑑之行上付以空
名宣頭及使臣數人鑑與詠即遣部戍兵出境繼恩麾下使臣
亦多遣東還督繼恩等討捕殘寇而鑑等招輯反側蜀民始真
枕矣　宿輸等自眉州引軍趨嘉州庚寅偽知州王文操以城
未降輸等逐入據之賊引衆奔邛州復為官軍所敗　至道元

年二月丙午嘉州言獲賊帥張餘函首送西州餘黨悉平　五
月西川行營事縛送賊勾重榮等五人至召見于崇政殿　上
謂近臣曰此輩皆平民官吏失於撫御逐相誘起為盜耳反用
兵討伐將帥又恣行殺戮此輩懼死故亡命山澤朕遣中使齎
詔捲誘以誠信待之乃投戈請命亦可哀也以重榮為供奉官
餘四人為殿直　十一月以峯州團練使上官正及右諫議大
夫雷有終並為西川招安使召王繼恩歸闕時餘寇匿山谷恃
險結集剽刼未已繼恩有計招誘不至正既受任益勵兵政宣
布朝廷恩德由是寇黨稱出降劍南以寧正之力居多焉　二
年正月辛酉宣政使王繼恩徵赴闕對於便殿慰勞久之　戊
辰升眉州為防禦使陵州為團練使

李飛雄之變

太平興國三年三月初秦州節度判官李若愚有子曰飛雄凶
險無行不為其家所容常客游京師魏博間與無賴惡少年縱
酒蒲博以若愚官秦州盡知其府庫倉廩所有及地形險易兵
籍多少而鳳翔盩厔尉張季英者飛雄妻父也飛雄自京師
往省季英竊乘其馬詐為使夜抵驛廐呼卒索馬卒秉炬出飛
雄復以私市馬纓示之卒不能辨纓即授以馬飛雄令一卒乘
馬前導遂矯稱制以巡邊為名掠巡驛殿直姚承遠至隴州掠
監軍供奉官王守定至吳山縣掠縣尉盧贊皆令從行時秦州
內屬戎人為寇都巡檢使周承瑨與田仁朗劉文裕王侁梁崇
贊韋韜馬知節皆奉詔屯兵清水縣　四月庚辰飛雄至清水矯

制盡縛之承瑨等見姚承遠數輩同至不覺其詐仁朗獨號泣求觀詔書飛雄怒叱曰吾受密旨以汝輩逗撓不用命且令盡誅汝輩豈不聞封州殺李鶴耶詔書豈得見也先是上即位分命親信於諸道廉察官吏善惡密以聞嶺南使者言知封州李鶴不奉法軍吏謀反誅之不問狀故飛雄以為言將以承瑨等詣秦州戮之因謀刼守卒據城為亂飛雄初矯稱制自言上南府時親信會劉文裕哀告飛雄曰我亦嘗事晉邸使者忍不管救之乎飛雄曰汝能與我同富貴否文裕覺其詐偽許之飛雄乃釋其縛文裕策馬前附耳語仁朗即佯墜馬若隕絕狀飛雄與從卒共視之又釋其縛仁朗奮起縛飛雄與文裕等共擒之飛雄尚呼云曰仁朗等謀反殺使者既而繫秦州獄劾之且得其狀有詔夷其三族并捕先與飛雄善者何大舉等數輩悉誅之及姚承遠等皆腰斬于秦州市先授飛雄馬廐置卒亦夷其族文裕保塞人也

馬知節傳云知節先辨飛雄之詐因語文裕與文裕傳不同當考

是月戊申以飛雄事布告天下令中外臣庶家子弟性懷凶險有乖檢率屢加教戒曾不悛改許其尊長聞於州郡錮送闕下常配隸遠惡處容隱不以聞者朞功以上親坐之　六月戊申詔自今乘驛者皆給銀牌先是五代以來庶事草創凡乘驛奉使于外但樞密院給牒至是以飛雄故始復舊制焉

中華古籍保護